

傷人的。凡有疑難大症，管保手到病除。貧不計利。」

正在念誦，可巧那一邊一個老婆子喚道：「先生，這裏來，這裏來。」公孫策聞聽，向前問道：「媽媽喚我麼？」那婆子道：「可不是。只因我媳婦身體有病，求先生醫治醫治。」公孫策聞聽，說：「既是如此，媽媽引路。」那婆子引進柴扉，掀起了蒿子桿的簾子，將先生請進。看時，却是三間草房，一明兩暗。婆子又掀起西裏間單布簾子，請先生土炕上坐了。

公孫策放了藥箱，倚了招牌，剛然坐下，只見婆子搬了個不帶背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。婆子便說道：「我姓尤，丈夫早已去世。有個兒子名叫狗兒，在陳大戶陳應杰家做長工。只因我的兒婦媳得病，有了半月了。他的精神短少，飲食懶進，還有點午後發燒；求先生看看脈，喫點藥兒。」公孫策道：「令媳現在那屋？」婆子道：「在東屋裏呢。待我告訴他。」說着，站起，往東屋裏去了。只聽說道：「媳婦，我給你請個先生來，求他老看看，管保就好咧。」只聽婦人道：「母親，

不看也好。一來我沒有甚麼大病；二來家無錢鈔，何苦妄費錢文。」婆子道：「嚙！媳婦呵！你沒聽見先生說麼，「貧不計利」；再者「養病如養虎」？好孩子，請先生瞧瞧罷！你早些好了，也省得老娘懸心。我就是倚靠你了！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！」說至此，婦人便道：「母親請先生過來看看就是了。」婆子聞聽，說：「還是我這孩子聽說。好個孝順的媳婦！」一邊說着，便來到西屋，請公孫策。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，與婦人診脈。

原來醫生有「望」「聞」「問」「切」四條。但給右(?)科看病也不可不望，不過一目了然。又道：「醫者易也，易者移也；」故有移重就輕之法。假如給老年人看准脈息不好，必要安慰，說道：「不要緊。立個方兒，吃與不吃均可。」後至出來，方向本家說道：「老人家脈息不好得很，趕緊預備後事罷。」本家問道：「先生，你爲何方纔不說？」醫家道：「我若不開導着說，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，痰向

上一湧，那不登時交代了麼？」此是移重就輕之法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，雖是私訪，他素來原有實學，所有醫理，先生盡皆知曉。診完脈息，已知病源。站起身來，仍然來至西間坐下，說道：「我看令媳之脈，乃是雙脈。」尤氏聞聽，道：「哎喲！何嘗不是。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。……」公孫策又道：「據我看來：病源因氣惱所致，鬱悶不舒，竟是個氣裏胎了。若不早治，恐入癆症。必須將病源說明，方好用藥。」

婆子聞聽，不由的吃驚。『先生真是神仙！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。待我細細告訴先生：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，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。那一天，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。……』說至此處，只聽東屋婦人道：「此事不必說了。」公孫策忙說道：「用藥必須說明。我聽的確，下藥方能見效。」婆子道：「孩子，你養你的病。這怕甚麼？」又說道：「我見元寶，不免生疑，便問這元寶從何而來？」

我兒子說，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大清楚。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，可巧叫他男人撞見；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，給我兒兩個元寶……說至此，東屋婦人又道：『母親不消說了。此事如何說得！』婆子道：『兒吓！先生也不是外人，說明了好用藥吓。』公孫策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若不說明，藥斷不靈。』婆子接說：『……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，是叫他找甚麼東西的。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，後來跪在地下央求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，不但不聽，反將媳婦踢了幾脚，揣起元寶，賭氣走了未回。後來果然聽張有道死了。又聽見說接三的那日，晚上棺材裏連響了三陣，彷彿炸尸的一般，連和尚都唬跑了。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。這便是得病的原由。』公孫策聽畢，提起筆來寫了一方，遞與婆子。婆子接來一看，道：『先生，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的字，怎麼先生的方兒只一行字呢？』公孫策答道：『藥用當面通神。我這方乃是獨門奇方。用紅棉一張，陰陽瓦焙了，無灰老酒沖服，最是安胎活血的。』婆子聞聽，記下。公孫策又道：『你兒子做成此事。難道大戶也無謝禮』

麼？」

公孫策問及此層，他算定此案一明，尤狗兒必死，婆媳二人全無養贍，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。這也是公孫策文人妙用。話已說明。且說婆子說道：「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。」先生道：「這六畝地可有字樣麼？」婆子道：「那有字樣呢，還不定他給不給呢。」先生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給他辦此大事，若無字據將來你如何養贍呢。也罷，待我替你寫張字兒。儻若到官時，卽以此字合他要地。」真是鄉裏人好哄。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，說：「多謝先生！只是沒有紙，可怎麼好呢？」公孫策道：「不妨，我這裏有紙。」打開藥箱，拿出一大張紙來，立刻寫就，假畫了中保，押了個花押，交給婆子。婆子深深謝了。

先生背起藥箱，拿了招牌，起身便走。婆子道：「有勞先生！又無謝禮，連杯茶也沒吃，叫婆子好過意不去。」公孫策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出了柴扉，此時精神百倍快樂非常。原是屢試不第，如今彷彿金榜標了名的似的。連乏帶餓全忘了，

兩脚如飛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這正是心歡訪得希奇事，意快聽來確實音。

未審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斷奇冤奏參封學士——造御刑查賑赴陳州

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，仍從角門悄悄而入，來至茶房，放下藥箱招牌，找着包興，回了包公。立刻請見。公孫策見禮已畢，便將密訪的情由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包公開聽歡喜，暗暗信此人果有才學，實在難爲他訪查此事。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，預備酒飯，請先生歇息。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，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。外班答應。去不多時，前來回說：『尤狗兒帶到。』

老爺點鼓升堂，叫「帶尤狗兒」，上堂跪倒。包公問道：『你就是尤狗兒麼？』

回道：『老爺，小人叫驢子。』包公一聲斷喝：『哇！你明是狗兒，你爲何叫驢子呢？』狗兒回道：『老爺，小人原叫狗兒來着，只因他們說狗的個兒小，改叫驢子，豈不大些兒呢；因此就改了叫驢子。老爺若不愛叫驢子，還叫狗兒就是了。』兩傍喝道：『少說！少說！』包公叫道：『狗兒。』應道：『有。』『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，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，將他謀死。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。你不過是上人差遣，概不由己；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。你要從實招來，自有本府與你作主，出脫你的罪名便了。你不必忙，慢慢的講來。』

狗兒聽見冤魂告狀，不由的心中害怕。後又見老爺和顏悅色的出脫他的罪名，與他作主，放了心了。卽向上叩頭，道：『老爺既施天恩，與小人作主。小人只得實說。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，可合張有道沒有交情。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，他跑回來就病了，總想念劉氏。他又不肯去。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，須得將張有道害了，他或上劉氏家去，或將劉氏娶到家裏來，方纔遂心。故此將小人

叫到跟前。「我託付你一宗事情。」我說：「當家的，有甚麼事呢？」他說：「這宗事情不容易，你須用心搜尋纔有。」我就問：「找甚麼呢？」他說：「這宗東西叫尸龜，彷彿金頭蟲兒，尾巴上發亮，有蠖蟲大小。」我就問：「這宗東西出在那裏呢？」他說：「須在墳裏找。總要尸首肉都化了，獨有腦子未乾，纔有這蟲兒。」小人一聽，就爲了難了，說：「這可怎麼找法呢？」他見小人爲難，他便給小人兩個元寶，叫小人且自拿着。「事成之後我給你六畝地。不論日子總要找了來。白日也不做活，養着精神，夜裏好找。」可是老爺說的，「上人差遣，概不由己」；又說：「受人之託當終人之事」。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墳，刨到第十七個上，好不容易得了此蟲；曬成乾；研了末；或茶或飯灑上，必是心疼而死，並無傷痕。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，便是此毒。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，大約就是這宗東西害的。求老爺與小人作主。」包公聽罷此話，大約無甚麼虛假。書吏將供單呈上，包公看了，拿下去，叫狗兒畫了招。立刻出籤，將陳應杰拿來。老爺又吩咐狗兒道：「少時陳

大戶到案，你可要當面質對。老爺好與你作主。』狗兒應允。包公點頭，吩咐：『帶下去。』

只見差人當堂跪倒，稟道：『陳應杰拿到。』包公又吩咐，傳劉氏並尤氏婆媳，先將陳大戶帶上堂來。當堂去了刑具。包公問道：『陳應杰，爲何謀死張有道？從實招來！』陳大戶聞聽，唬得驚疑不止，連忙說道：『並無此事呀！青天老爺！』包公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你這大膽的奴才！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麼？——左右，帶狗兒。』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，與陳應杰當面對證。大戶只唬得抖衣而戰，半晌，方說道：『小人與劉氏通姦實情，並無謀死有道之事。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，老爺千萬莫信。』包公大怒，吩咐：『看大刑伺候。』左右一聲喊，將三木往堂上一擡，把陳大戶唬的膽裂魂飛，連忙說道：『願招，願招。』便將狗兒找尋尸龜悄悄交與劉氏，叫或茶或飯灑上，立刻心疼而死，並告訴他放心，並無一點傷痕，連血跡也無有；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包公看了供單，叫他畫了招。

只見差役稟道：『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。』包公吩咐先帶劉氏。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，上得堂來，一眼瞧見陳大戶，不覺朱顏更變，形色張皇，免不得向上跪倒。包公却不問他，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質對。陳大戶對着劉氏哭道：『你我幹此事，以爲機密，再也無人知道。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。事已敗露，不能不招。我已經畫招。你也畫了罷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』婦人聞聽，罵了一聲：『冤家！想不到你今如此膿包，沒能爲！你今既招承，我又如何推託呢。』只得向上叩首，道：『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，再無別詞。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，也是誣賴他的。』包公也叫畫了手印。

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。婆子哭訴前情，並言毫無養贍。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，婆子恐他誣賴，託人寫了一張字兒。說着話，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。包公一看，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，心中暗笑道：『說不得這可要訛陳大戶了。』便向陳大戶道：『你許給他地畝，怎不撥給他呢？』陳大戶無可奈何，並且當初原有此言，

只得應許撥給幾畝地與尤氏婆媳。包公便飭發該縣辦理。

包公又問陳大戶道：『你這尸龜的方子，是如何知道的？』陳大戶回道：『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。』包公立刻將此先生傳來。問他如何知道的？爲何教他這法子？先生費士奇回道：『小人素來學習些醫學，因知藥性。或於完了功課之時，或刮風下雨之日，不時合東人談談論論。因提及此藥不可亂用，其中有六脈八反，乃是最毒之物。纔提到尸龜。小人是無心閒談，誰知東家却是有心記憶；故此生出事來。求老爺詳察。』包公點頭，道：『此語雖是你無心說出，只是不當對匪人言論此事，亦當薄薄有罪，以爲妄談之戒。』卽行辦理文書，將他遞解還鄉。劉氏定了凌遲；陳大戶定了斬立決；狗兒定了絞監候；原告張致仁無事。

包公退了堂，來至書房，卽打了摺底，叫公孫策騰清。公孫策剛然寫完。包興進來，手中另持一紙，向公孫策道：『老爺說咧，叫把這個騰清夾在摺內，明早隨

着摺子一同具奏。』先生接過一看，不覺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說道：『就照此樣寫麼？』包興道：『老爺親自寫的，叫先生謄清，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？』公孫策點頭，說：『放下，我寫就是了。』心中好不自在。原來這個夾片是爲陳州放糧，不該信用椒房寵信之人，直說聖上用人不當，一味頂撞言語。公孫策焉有不耽驚之理呢？『寫只管寫了，明日若遞上去，恐怕是辭官表一道。總是我公孫策時運不順，偏偏遇的都是這些事，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爲打算罷。』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上朝。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伴伴接摺子，遞上多時，就召見包公。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摺子，初時龍心甚爲不悅。後來轉又一想，此乃直言敢陳，正是忠心爲國，故爾轉怒爲喜，立刻召見包公。奏對之下，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；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爲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，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。包公並不謝恩，跪奏道：『臣無權柄，不能服衆，難以奉詔。』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。包公謝恩，領旨出朝。

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，他便提心弔膽坐立不安，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，又恐謠言惑衆，只得忍耐。忽聽一片聲喊，以爲事體不妥。正在驚惶之際，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，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，派往陳州查賑。公孫策聞聽，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。包興道：『特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，打發報喜人等，不准他們在此嘈雜。』公孫策歡歡喜喜，與包興斟酌妥協，賞了報喜的去後，不多時包公下朝。大家叩喜已畢。便對公孫策道：『聖上賜我御札三道，先生不可大意。你須替我仔細參詳，莫要辜負聖恩。』說罷，包公進內去了。

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，回至自己屋內，千思萬想猛然省悟，說：『是了！這是逐客之法。欲要不用我，又賴不過了然的情面，故用這樣難題目，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；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，二來也看看包公膽量。左右是散夥罷咧！』於是研墨蘸筆，先度量了尺寸，注寫明白。後又寫了做法，並分上中下

三品，龍虎狗的式樣。他用筆畫成三把劍刀。故意的以札字做劍字，看包公有何話說。畫畢，來至書房。包興回明了包公，請進。公孫策將畫單呈上，以爲包公必然大怒，彼此一拱手就完了；誰知包公不但不怒，將軍一一看明，不由春風滿面，口中急急稱讚：『先生真天才也！』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。『就煩先生指點，務必連夜盪出樣子來，明早還要恭呈御覽。』公孫策聽了此話，楞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。此時就要說這是我畫着頑的，也改不過口來了。

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。公孫策見真要辦理此事，只得退出，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，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，如何釘金釘子，如何安鬼王頭，又添上許多樣色。不多時，匠役人等來到。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，然後教他做法。衆人不知有何用處，只得按着吩咐的樣子盪起。一個個手忙脚亂，正正鬧了一夜，方纔盪得。包公臨上朝時，俱各看了，吩咐用黃箱盛上，抬至朝中，預備御覽。

包公坐轎來至朝中，三呼已畢，出班奏道：『臣包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札三道，

臣謹遵旨，擬得式樣，不敢擅用，謹呈御覽。」說着話，黃箱已然抬到，擺在丹墀。聖上閃目觀瞧，原來是三口劍刀的樣子，分龍虎狗三品。包公又奏：「如有犯法者，各按品級行法。」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，是借札字之音改作劍字，做成三口劍刀以爲鎮唬外官之用，不覺龍顏大喜，稱羨包公奇才巧思；立刻准了所奏，不必定日請訓，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。

包公謝恩，出朝上轎。剛到街市之上，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，手持呈詞。包公在轎內看的分明，將脚一躁轎底，（這是暗號）登時轎夫止步打杵。包興連忙將轎簾微掀，將呈子遞進。不多時，包公吩咐掀起轎簾。包興連忙將轎簾掀起。只見包公嗤嗤將呈子撕了個粉碎，擲於地下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些刁民！焉有此事？叫地方將他『們』押去城外，惟恐在城內滋生是非。」說罷，起轎竟自去了。這些父老哭啼啼，報報怨怨，說道：「我們不辭辛苦，奔至京師，指望伸冤報恨。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。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。」說罷，又大哭

起來。傍邊地方催促道：『走罷，別叫我們受熱。大小是個差使，哭也無益，何處沒有屈死的呢？』衆人聞聽，只得跟隨地方出城。

剛到城外，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，告訴地方道：『送他們出城，你就不必管了。回去罷！』地方連忙答應，抽身便回去了。來人却是包興，跟定父老，到無人處，方告訴他們道：『老爺不是不准呈子。因市街上耳目過多，走漏風聲，反爲不美。老爺吩咐叫你們俱不可散去，且找幽僻之處藏身，暗暗打聽老爺多價起身時，叫你們一同隨去。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，悄悄跟我進城，到衙門，有話問呢。』衆人聞聽，俱各歡喜。其中單叫兩個父老，遠遠跟定包興，到了開封府。包興進去回明，方將兩個父老帶至書房。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。原來是十三家，其中有收監的，有不能來的。包公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，俟我起身時一同隨行便了。二老者叩頭謝了，仍然出城去了。

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，務要威嚴赫耀，更要純厚結實；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，王朝掌刀，馬漢捲蓆捆人，張龍趙虎抬人入鑊。公孫策每日除監造之外，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，操演規矩，定了章程禮法不可紊亂。

不數日光景，御刑打造已成。包公具摺請訓。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。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，只等衆官員到齊，同至公堂之上，驗看御刑。衆人以爲新奇，正要看看是何〔制〕度。不多時俱到公堂；只見三口御鑊上面俱有黃龍袂套，四位勇士雄糾糾，氣昂昂，上前抖出黃套，露出刑外之刑，法外之法，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，冷颼颼使人心膽俱寒。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，奸邪小人見了魂魄應飛，真算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！衆人看畢，也有稱讚的，也有說奇的，就是暗說過苛的，並有暗說多事的；紛紛議論不一。大家只得告別，包公送至儀門，回歸後面。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，打點起身。包公又暗暗吩咐，叫田忠跟隨公孫策同行。到

了起行之日，有許多同僚在十里長亭送別，亦不細表。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。

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，見地面肅靜，暗暗想道，地方官制度有方。正自犯想，忽聽喊冤之聲，却不見人。包興早已下馬，順着音聲找去，原來在路傍空柳樹裏。及至露出身來，却又是個婦人，頭頂呈詞，雙膝跪倒。包興連忙接過呈子。此時轎已打杵，上前將狀子遞入轎內。包公看畢，對那婦人道：『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，此呈却是何人所寫？』婦人答道：『從小熟讀詩書，父兄皆是舉貢，嫁得丈夫也是秀才，筆墨常不釋手。』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，叫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；只見不加思索，援筆立就，呈上。包公接過一看，連連點頭，道：『那婦人，你且先行回去聽傳。待本閣到了公館，必與你審問此事。』那婦人磕了一個頭，說：『多謝青天大人！』當下包公起轎，直投公館去了。

三俠五義 第九回

未識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買豬首書生遭橫禍——扮花子勇士獲賊人

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。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，嫁與韓門爲妻。自從丈夫去世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喚瑞龍，年方一十六歲。在白家堡租房三間居住。韓文氏做些針指，訓教兒子讀書。子在東間讀書，母在西間做活。娘兒兩個將就度日，並無僕婦下人。

一日晚間，韓瑞龍在燈下念書，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，有人進入西間，是蔥綠衣衿大紅朱履，連忙立起身趕入西間，見他母親正在燈下做活。見瑞龍進來，便

問道：『吾兒，晚上功課完了麼？』瑞龍道：『孩兒偶然想起個典故，一時忘懷，故此進來找書查看查看。』一壁說着，奔了書箱。雖則找書，却暗暗畱神，並不見有甚麼，只得拿一本書出來，好生納悶；又怕有賊藏在暗處，又不敢聲張，恐怕母親害怕，一夜也未合眼。到了次日晚間讀書，到了初更之後，一時恍惚，又見西間簾子一動，仍是見朱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。韓生連忙趕至屋中，口叫『母親』。只這一聲，倒把個韓文氏唬了一跳，說道：『你不念書，爲何大驚小怪的？』韓生見問一時不能答對，只得實訴道：『孩兒方纔見有一人進來，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。昨晚也是如此。』韓文氏聞聽，不覺詫異。『儻有歹人窩藏，這還了得！我兒持燈照看照看便了。』韓生接過燈來，在牀下一照，說：『母親，這牀下土爲何高起許多呢？』韓文氏連忙看時，果是浮土，便道：『且把牀挪開細看。』娘兒兩個抬起牀來，將浮土略略扒開，却露出一只箱子，不覺心中一動，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一開。不看則可；只因一看，便是「時衰鬼弄人」了。

韓生見裏面滿滿的一箱子黃白之物，不由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『母親，原來是一箱子金銀。敢則是財來找人。』文氏聞聽，喝道：『胡說！焉有此事！總然是財，也是無義之財，不可混動。』無奈韓生年幼之人，見了許多金銀，如何割捨得下；又因母子很窘，便對文氏道：『母親，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枚舉。況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，又不是別人遺失檢了來的，何以謂之不義呢？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，故爾纔有此財發現。望乞母親詳察。』文氏聽了，也覺有理，便道：『既如此，明早買些三牲祭禮，謝過神明之後，再做道理。』韓生聞聽母親應允，不勝歡喜，便將浮土仍然掩上，又將木牀暫且安好。母子各自安寢。

韓生那裏睡得着，翻來覆去，胡思亂想，好容易心血來潮入了夢鄉，總是惦念此事。猛然驚醒，見天發亮，急忙起來稟明母親，前去買辦三牲祭禮。誰知出了門一看，只見月明如晝，天氣尙早，只得慢慢行走。來至鄭屠鋪前，見裏面却有燈光，連忙敲門，要買豬頭；忽然燈光不見了，半晌毫無人應，只得轉身回來。剛走

了幾步，只聽鄭屠門響。回頭看時，見燈光復明。又聽鄭屠道：『誰買豬頭？』韓生應道：『是我。賒個豬頭。』鄭屠道：『原來是韓相公。既要豬頭，爲何不拿個傢伙來？』韓生道：『出門忙了就忘了，奈何？』鄭屠道：『不妨。拿一塊墊布包了，明日再送來罷。』因此用墊布包好，交付韓生。韓生兩手捧定，走不多時，便覺乏了；暫且放下歇息，然後又走。迎面恰遇巡更人來；見韓生兩手捧定帶血布包，又累的氣喘吁吁，未免生疑，便問：『是何物件？』韓生答道：『是豬頭。』說話氣喘，字兒不真。巡更人更覺疑心。一人說話，一人灣腰打開布包驗看，明月之下，又有燈光照的真切，只見裏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女子人頭。韓生一見，只唬的魂飛魄散。巡更人不容分說，即將韓生解至鄴縣，俟天亮稟報。

縣官見是人命，立刻升堂，帶上韓生一看，却是個懦弱書生，便問道：『你叫何名？因何殺死人命？』韓生哭道：『小人叫韓瑞龍，到鄭屠鋪內買豬首，忘拿傢伙，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。後遇巡更之人追問，打開看時，不想是顆人頭。』

說罷，痛哭不止。縣官聞聽，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。誰知鄭屠拿到不但不應，他便說連買豬頭之事也是沒有的。又問他：『墊布不是你的麼？』他又說：『墊布是三日
前韓生借去的，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。』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的過這狠心屠戶。幸虧官府明白，見韓生不像殺人行凶之輩，不肯加刑，連屠戶暫且收監，設法再問。

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遞了呈詞。包公准狀，及至來到公館，縣尹已然迎接，在外伺候。包公略爲歇息，吃茶，便請縣尹相見，卽問韓瑞龍之案。縣官答道：『此案尙在審訊，未能結案。』包公吩咐，將此案人證俱各帶至公館聽審。少刻，帶到。包公升堂入坐。先帶韓瑞龍上堂，見他滿面淚痕，戰戰兢兢，跪倒堂前。包公叫道：『韓瑞龍，因何謀殺人命？訴上來。』韓生淚漣漣道：『只因小人在鄭屠鋪內買豬頭，忘帶傢伙，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。不想鬧出這場官司。』包公道：

『住了。你買豬頭，遇見巡更之人，是甚麼時候？』韓生道：『天尙未亮。』包公道：『天未亮，你就去買豬頭何用？講！』韓生到了此時，不能不說，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，放聲大哭，『求大人超生革命。』包公暗暗點頭，道：『這小孩子家貧貪財心勝。看此光景，必無謀殺人命之事。』吩咐：『帶下去。』便對縣官道：『貴縣你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，務要搜查明白。』縣官答應，出了公館，乘馬，帶了人役去了。

這裏包公又將鄭屠提出，帶上堂來。見他凶眉惡眼，知是不良之輩，問他時與前供相同。包公大怒，打了二十個嘴巴，又責了三十大板。好惡賊，一言不發，真會挺刑。吩咐：『帶下去。』

只見縣官回來，上堂稟道：『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，打開看時裏面雖是金銀，却是冥資紙錠；又往下搜尋，誰知有一無頭死屍，却是男子。』包公問道：『可驗明是何物之傷？』一句話把個縣尹問了個怔，只得稟道：『卑職見是

無頭之尸，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。』包公嘆道：『既去查驗，爲何不驗看明白？』縣尹連忙道：『卑職粗心，粗心。』包公吩咐：『下去！』縣尹連忙退出，唬了一身冷汗，暗自說：『好一位利害欽差大人，以後諸事小心便了。』

再說包公吩咐再將韓瑞龍帶上來，便問道：『韓瑞龍，你住的房屋是祖積，還是自己蓋造的呢？』韓生回道：『俱不是。乃是租賃居住的，並且住了不久。』包公又問：『先前是何人居住？』韓生道：『小人不知。』包公聽罷，叫將韓生並鄭屠寄監。

老爺退堂，心中好生憂悶，叫人請公孫先生來，彼此叅詳此事。一個女子頭，一個男子身，這便如何處治？公孫先生又要暗訪。包公搖頭道：『得意不宜再往。待我細細思索便了。』公孫退出，與王馬張趙大家叅詳此事，俱各無有定見。公孫先生自回下處。

楞爺趙虎便對三位哥哥言道：『你我投至開封府，並無寸進之功。如今遇了爲難的事，理應替老爺分憂，待小弟暗訪一番。』三人聽了不覺大笑，說：『四弟，此乃機密細事，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。千萬莫要畱個話柄！』說罷，復又大笑。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，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，沒好謗氣的。倒是跟四爺從人有機變，向前悄悄對四爺到耳邊說：『小人倒有個主意。』四爺說：『你有甚麼主意？』從人道：『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？你老倒要賭賭氣，偏去私訪，看是如何。然而必須巧粧打扮，叫人認不出來。那時若是訪着了，固然是你老的功勞；就是訪不着，悄悄兒回來，也無人知覺，也不至於丟人。你老想好不好？』楞爺聞聽大喜，說：『好小子！好主意！你就替我辦理。』從人連忙去了，半晌，回來道：『四爺，爲你老這宗事，好不費事呢。好容易纔找了來了。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。』四爺說：『甚麼多少，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。』從人說：『管保妥當。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，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，好不好？』

四爺聞聽，滿心歡喜，跟着從人出了公館，來至靜處，打開包袱，叫四爺脫了衣衿。包袱內裏面却是鍋烟子，把四爺臉上一抹，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；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兒的帽子，與四爺戴上；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，與四爺穿上；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，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叉兒，與四爺穿上；腿上給四爺貼了兩貼膏藥，睡了幾口吐沫，抹了些花紅柳綠的，算是流的膿血；又有沒腳跟的榨板鞋，叫四爺他拉上；餘外有個黃磁瓦罐，一根打狗棒，叫四爺拿定；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。這一身行頭別說十六兩五錢銀子，連三十六個錢誰也不要。他只因四爺大秤分金，扒堆使銀子，那裏管他多少；況且又爲的是官差私訪，銀子上更不打算盤了。臨去時，從人說：『小入於起更時，仍在此處等候你老。』四爺答應，左手提確，右手拿棒，竟奔前村而去。

走着，走着，覺得脚指扎的生疼。來到小廟前石上坐下，將鞋拿起一看，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。掄起鞋來，在石上拍搭拍搭緊擰，好容易將釘子擰下去；不想

驚動了廟內的和尚，只當有人敲門，及至開門一看，是個叫花子在那裏摔鞋。四爺擡頭一看，猛然問和尚：『你可知女子之身，男子之頭，在於何處？』和尚聞聽道：『原來是個瘋子。』並不答言，關了山門進去了。

四爺忽然省悟，自己笑道：『我原來是私訪，爲何順口開河？好不是東西！快些走罷。』自己又想到：『既扮做花子，應當叫化纔是。這個我可沒有學過，說不得到那裏說那裏，胡亂叫兩聲便了。』便道：『可憐我一碗半碗，燒的黃的都好！』先前還高興，以爲我私訪。到後來，見無人理他，自想道，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；未免心中着急。又見日色西斜，看看的黑了。幸喜是月望之後，天氣雖然黑了，東方却早一輪明月。走至前村。

也是事有湊巧，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裏一跳。四爺心中一動，暗說：『纔黑如何便有偷兒？不要管他，我也跟進去瞧瞧。那個要飯的有良心呢，非偷卽摸。若有良心。也不要飯了。』想罷，放下瓦罐，丟了木棒，摔了破鞋，光着腳丫子，一

伏身往上一蹤。蹤上牆頭，看牆頭有柴火垛一堆，就從柴垛順溜下去。畱神一看，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裏。愣爺便上前伸手按住。只聽那人哎喲了一聲。四爺說：『你嚷，我就捏死你。』那人道：『我不嚷！我不嚷！求爺爺饒命。』四爺道：『你叫甚麼名字？偷的甚麼包袱？放在那裏？快說！』只聽那人道：『我叫葉阡兒。家有八十歲的老母無養贍。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吓！爺爺！』四爺說：『你真沒偷甚麼？』一面問，一面揀查細看，只見地下露着白絹條兒。四爺一拉，土却是鬆的，越拉越長，猛力一抖，見是一雙小小金蓮；復又將腿攥住，儘力一掀，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尸。四爺一見道：『好吓！你殺了人，還合我鬧這個腔兒呢。實對你說，我非別個，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的便是。因爲此事，特來暗暗私訪。』葉阡兒聞聽，只唬的膽裂魂飛，口中哀告道：『趙爺，趙爺！小人作賊情實，並沒有殺人。』四爺說：『誰管你！且捆上再說。』就拿白絹條子綁上，又恐他嚷，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，方纔說：『小子好好在這裏。老爺去去就來。』四爺順着柴

塚，跳出牆外，也不顧瓦礫木棒與那破鞋，光着脚奔走如飛，直向公館而來。

此時天交初鼓，只見從人正在那裏等候，瞧着像四爺，却聽見腳底下呱咕呱咕的山響，連忙趕上去說：『事體如何？』四爺說：『小子，好興頭得很！』說着話，就往公館飛跑。從人看此光景，必是鬧出來了，一壁也就隨着跟來。

誰知公館之內，因欽差在此各處俱有人把門，甚是嚴整。忽然見個花子從外面跑進，連忙上前攔阻，說道：『你這人好生撒野，這是甚麼地方！』話未說完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分，一個個一溜歪斜，幾乎栽倒。四爺已然進去。衆人纔待再嚷。只見跟四爺從人進來，說道：『別嚷。那是我們四老爺。』衆人聞聽，各皆發怔，不知甚麼原故。

這位楞爺跑到裏面，恰遇包興，一伸手拉住，說：『來得甚好！』把個包興唬了一跳，連忙問道：『你是誰？』後面從人趕到，說：『是我們四爺。』包興在黑

影中看不明白。只聽趙虎說：『你替我回稟回稟大人，就說趙虎求見。』包興方纔聽出聲音來。『噯喲！我的楞爺。你唬殺我咧。』一同來至燈下，一看四爺好模樣兒，真是難畫難描，不由的好笑。四爺着急道：『你先別笑。快回老爺！你就說我有要緊事求見。快着！快着！』包興見他這般光景，必是有甚麼事，連忙帶着趙爺到了包公門首。包興進內回稟，包公立刻叫『進來。』見了趙虎這個樣子，也覺好笑。便問：『有甚麼事？』趙虎便將如何私訪，如何遇着葉阡兒，如何見了無頭女尸之話，從頭至尾細述一回。包公正因此事沒有頭緒，今聞此言，不覺滿心歡喜。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十回

第十一回

審葉阡兒包公斷案——遇楊婆子俠客揮金

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阡兒，立刻派差頭四名，着兩個看守尸首，派兩人急將葉阡兒押來。吩咐去後，方叫趙虎後面更衣，又極力誇說他一番。趙虎洋洋得意，退出門來。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，俱各預備妥協。四爺進了門，就賞了從人十兩銀子，說：『好小子！虧得你的主意，老爺方能立此功勞。』楊爺好生歡喜，慢慢的梳洗，安歇安歇。

且言差頭去不多時，將葉旣兒帶到，仍是捆着。大人立刻升堂，帶上葉旣兒，當面鬆綁。包公問道：『你叫何名？爲何無故殺人？講來！』葉旣兒回道：『小人名叫葉旣兒。家有老母，只因窮苦難當方纔作賊。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。望求老爺饒命。』包公道：『你作賊已屬不法，爲何又去殺人呢？』葉旣兒道：『小人作賊是真，並未殺人。』包公將驚堂木一拍。『好個刁惡奴才！束手問你，斷不肯招。左右，拉下去，打二十大板。』只這二十下子，把個葉旣兒打了個橫迸，不由着急道：『我葉旣兒怎麼這們時運不順，上次是那麼着，這次又這們着，真是冤枉冤哉！』包公聞聽話裏有話，便問道：『上次是那麼着？快講！』葉旣兒自知失言，便不言語。

包公見他不語，吩咐：『掌嘴！着實的打！』葉旣兒着急道：『老爺不要動怒。我說！我說！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，名叫白熊。他的生日之時，小人便去張羅，爲的是討好兒。事完之後，得些賞錢，或得點子吃食。誰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員外更

小氣刻薄，事完之後不但沒有賞錢，連雜會菜也沒給我一點；因此小人一氣，晚上就偷他去了。……」包公道：「你方纔言道是頭次作賊，如今是第二次了？」葉旣兒回道：「偷白員外是頭一次。」包公道：「偷了怎麼？講！」葉旣兒道：「他家道路是小人認得的，就從大門溜進去，竟奔東屋內隱藏。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。小人知道他的箱櫃東西多呢。正在隱藏之時，只聽得有人彈榻扇響；只見玉蕊開門，進來一人，又把榻扇關上。小人在暗處一看，却是主管白安。見他二人笑嘻嘻的進了帳子。不多時，小人等他二人睡了，便悄悄的開了櫃子，一摸摸着木匣子，甚是沈重，便攜出，越牆回家。見上面有鎖，傍邊挂着鑰匙，小人樂的不得。及至打開一看。——罷咧！誰知裏面是個人頭！這次又遇着這個死尸。故此小人說，「上次是那們着，這次是這們着」；這不是小人時運不順麼？」

包公便問道：「匣內人頭是男是女？講來！」葉旣兒回道：「是個男頭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將此頭是埋了，還是報了官了呢？」葉旣兒道：「也沒有埋，也沒有報

官。』包公道：『既沒埋，又沒報官，你將這人頭丟在何處了呢？講來！』葉旣兒道：『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邱老頭子，名叫邱鳳，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，……』包公道：『偷倭瓜！這是第三次了！』葉旣兒道：『偷倭瓜纔是頭一次呢。——這邱老頭子恨急了，將井繩湛水，將小人打了個扁飽，纔把小人放了，因此懷恨在心，將人頭擲在他家了。』包公便立刻出籤兩枝，差役四名，二人拿白安，二人拿邱鳳，俱於明日聽審。將葉旣兒押下去寄監。

至次日，包公正在梳洗，尙未升堂。只見看守女尸差人回來一名，稟道：『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尸，至今早查看，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，前門封鎖。故此轉來稟報。』包公聞聽，心內明白，吩咐：『知道了。』那人仍然回去。

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帶鄭屠，問道：『你這該死的奴才！自己殺害人命，還要脫累他人。你既不知女子之頭，如何你家後院埋着女子之尸。從實招來。講！』兩傍

威喝：『快說！快說！』

鄭屠以爲女子之尸，必是老爺派人到他鋪中搜出來的。一時驚的木塑相似，半晌說道：『小人願招。只因那天五鼓起來，剛要宰豬，聽見有人扣門求救。小人連忙開門放入。又聽得外面有追趕之聲，口中說道：『既然沒有，明早細細搜查。大約必是在那裏窩藏下了。』說着話，仍歸舊路回去了。小人等人靜後，方纔點燈一看，却是個年幼女子。小人問他，因何夤夜逃出。他說：『名叫錦娘。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烟花，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。後來有蔣太守之子倚仗豪勢多許金帛，要買我爲妾；我便假意殷勤遞酒獻媚，將太守之子灌得大醉，得便脫逃出來。』小人見他美貌，又是滿頭珠翠，不覺邪心頓起。誰知女子嘔叫不從。小人順手提刀，原是威唬他，不想刀纔到脖子上，頭就掉了。小人見他已死，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，將尸埋在後院。回來正拔頭上簪環，忽聽有人叫門，買豬頭。小人連忙把燈吹滅了。後來一想，我何不將人頭包了，叫他替我拋了呢。總是小人糊塗惶恐，也是冤魂纏

繞，不知不覺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，從新點上燈，開開門，將買豬頭的叫回來——就是韓相公——可巧沒拿傢伙，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，他就走了。及至他走後，小人又後悔起來。此事如何叫人擲的呢？必要鬧出事來。復又一想，他若替我擲了也就沒事，儻若鬧出事來，總給他個不應就是了。不想老爺明斷，竟把個尸首搜出來了。可憐小人殺了會子人，所有的衣服等物動也沒動，就犯了事。小人冤枉！」包公見他俱各招認，便叫他畫招。

剛然帶下去。只見差人稟道：「邱鳳拿到。」包公吩咐：「帶上來。」問他何故私埋人頭。邱老兒不敢隱瞞，只得「說」：「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，怕是歹人偷盜，連忙出屋看時，見是個人頭，不由害怕，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。誰知劉三不肯，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。小人無奈，給了他五十兩銀子，他纔肯埋了。」包公道：「埋在何處？」邱老說：「問劉三便知分曉。」包公又問：「劉三在何處？」邱老兒說：「現在小人家內。」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，押着邱老，找着劉三，

即將人頭刨來。

剛然去後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：『白安拿到。』立刻帶上堂來。見他身穿華服，美貌少年。包公問道：『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？』應道：『小人是。』『我且問你，你主人待你如何？』白安道：『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，實在是恩同再造。』包公將驚堂木一拍。『好一個亂倫的狗才！既如此說，爲何與你主人侍妾通姦？講！』白安聞聽，不覺心驚道：『小人素日奉公守法，並無此事吓。』

包公吩咐：『帶葉阡兒。』葉阡兒來至堂上，見了白安，說：『大叔不用分辯了。應了罷！我已替你回明了。你那晚彈榻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，我就在那屋裏來着。後來你們睡了，我開了櫃，拿出木匣，以爲發注財；誰知裏面是個人腦袋。沒甚麼說的，你們主僕作的事兒，你就從實招了罷。大約你不招，也是不行的。』一席話說的白安張口結舌，面目變色。包公又在上催，說：『那是誰的人頭？從實說來。』

白安無奈，爬半步道：『小人招就是了。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，名叫李克明。因家主當初窮時，借過他紋銀五百兩，總未還他。那一天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，一來看望，二來討取舊債。我主人相待酒飯。誰知李克明酒後失言，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，名叫陶然公，說他面上有晦氣，給他一個遊仙枕，叫他給與星主。他又不知星主是誰，問我主人。我主人也不知是誰。因此要借他遊仙枕觀看。他說，裏面闔苑瓊樓，奇花異草，奧妙非常。我主人一來貪看遊仙枕，二來又省還他五百兩銀子，因此將他殺死，叫我將尸埋在堆貨屋子裏。我想我與玉蕊相好，儻被主人識破，如何是好；莫若將割下的人頭灌下水銀，收在玉蕊的櫃內，以爲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。誰知被他偷去此頭，今日鬧出事來。』說罷，往上叩頭。包公又問道：『你埋尸首之屋，在於何處？』白安道：『自埋之後，鬧起鬼來了；因此將這三間屋子另行打出，開了門，租與韓瑞龍居住。』包公聽說，心內明白，叫白安畫了招，立刻出籤拿白熊到案。

此時縣尹已回，上堂來稟道：『卑職押解邱鳳先找着劉三，前去刨頭，却在井邊。劉三指地基時，裏面却是個男子之尸，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。因問劉三。劉三方說道：「刨錯了。這邊纔是埋人頭的地方。」因此又刨。果有人頭，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。卑職不敢自專，將劉三一千人證帶到聽審。』包公聞聽縣尹之言，又見他一番謹慎，不似先前的荒唐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『貴縣辛苦，且歇息歇息去。』

叫帶劉三上堂。包公問道：『井邊男子之尸從何而來？講！』兩邊威唬：『快說！』劉三連忙叩頭，說：『老爺不必動怒，小人說就是了。回老爺：那男子之尸不是外人，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。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，提了人頭剛要去埋；誰知劉四跟在後面。他說：「私埋人頭，應當何罪？」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，他還不依；又許他對半平分，他還不依。小人問他：「要多少呢？」他說：「要四十五兩。」小人一想，通共纔五十兩，小人纔（疑脫一字）五兩剩頭，氣他

不過。小人於是假應，叫他幫着刨坑，要深深的。小人見他毛腰撮土，小人就照着太陽上一鍬頭，就勢兒先把他埋了；然後又刨一坑，纔埋了人頭。不想今日陰錯陽差。……』說罷，不住叩頭。包公叫他畫了招，且自帶下去。

此時白熊業已傳到，所供與白安相符，並將遊仙枕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交與包興收好。卽行斷案：鄭屠與女子抵命，白熊與李克明抵命，劉三與劉四抵命，俱各判斬；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監候；葉阡兒充軍；邱老兒私埋人頭，畏罪行賄，定了徒罪；玉蕊官賣；韓瑞龍不聽母訓，貪財生事，理當責處，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，孝養孀母，上進攻書；韓文氏撫養課讀，見財思義，教子有方，着縣尹賞銀二十兩以爲旌表；縣官理應奏叅，念他勤勞辦事尙肯用心，照舊供職。包公斷明此案，聲名遠振。歇息一天，再起身赴陳州便了。

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南俠展昭，自從土龍崗與包公分手，獨自遨遊名山勝

蹟，到處玩賞。一日歸家，見了老母甚好。多虧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務，井井有條，全不用主人操一點心，爲人耿直，往往展爺常被他說白幾句。展爺念他是個義僕，又是有年紀的人，也不計較他。惟有在老母跟前，晨昏定省，克盡孝道。一日，老母心內覺得不爽。展爺趕緊延醫調治，衣不解帶，晝夜侍奉，不想桑榆暮景，竟自一病不起，服藥無效，一命歸西去了。展爺呼天搶地，痛哭流血，所有喪儀一切，全是老僕展忠辦理，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。展爺在家守制遵禮。到了百日服滿，他仍是行俠作義，如何肯在家中。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。他便隻身出門，到處遊山玩水。遇有不平之事，便與人分憂解難。

有一日，遇一羣逃難之人，攜男抱女，哭哭啼啼，好不傷心慘目。展爺便將鈔包銀兩分散衆人。又問他們從何處而來。衆人同聲回道：「公子爺，再休提起。我等俱是陳州良民。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放賑，到陳州，原是爲救饑民；不想他倚仗太師之子，不但不放賑，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造蓋花園，並

且搶掠民間婦女，美貌的作爲姬妾，蠢笨者充當服役。這些窮民本就不能活，這一荼毒豈不是活活要命麼？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難去，以延殘喘。」說罷，大哭去了。展爺聞聽，氣破英雄之膽，暗說道：「我本無事，何妨往陳州走走。」主意已定，直奔陳州大路而來。

這日正走之間，看見一座墳塋，有個婦人在那裏啼哭，甚是悲痛。暗暗想道：「偌大年紀，有何心事如此悲哀？必有古怪。」欲待上前，又恐男女嫌疑。偶見那邊有一張燒紙，連忙揀起作爲因由，便上前道：「老媽媽不要啼哭。這裏還有一張紙沒燒呢。」那婆子止住悲聲，接過紙去，歸入堆中燒了。展爺便答答訕訕問道：「媽媽貴姓？爲何一人在此啼哭？」婆子流淚道：「原是好好的人家，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，焉有不哭！」展爺道：「難道媽媽家中，俱遭了不平了麼？」婆子道：「若都死了，也覺死心塌地了；惟有這不死不活的，更覺難受。」說罷，又痛哭如梭。展爺見這婆子說話拉攏，不由心內着急，便道：「媽媽有甚爲難之事，何不對

我說說呢？」婆子拭拭眼淚，又瞧了展爺見是武生打扮，知道不是歹人，便說道：「我婆子姓楊，乃是田忠之妻。……」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，一行鼻涕兩行淚，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丈夫田忠上京控告，至今杳無音信。現在小主在監受罪，連飯俱不能送。」展爺聞聽，這英雄又是悽惶，又是憤恨，便道：「媽媽不必啼哭。田起元與我素日最相好。我因在外訪友，不知他遭了此事。今既饑殍不濟，我這裏有白銀十兩，暫且拿去使用。」說罷，拋下銀兩，竟奔皇親花園而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十一回

第十二回

展義士巧換藏春酒——龐奸侯設計軟紅堂

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，只見一帶簇新的粉牆，雖然不能看見，露出樓閣重重。用步丈量了一番，就在就近處租房住了。到了二更時分，英雄換上夜行的衣靠，將燈吹滅，聽了片時，寓所已無動靜，悄悄開門，回手帶好，仍然放下軟簾，飛上房，離了寓所，來到花園。——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。——約略遠近，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縑來，用力往上一拋，（是練就準頭）便落在牆頭之上，用脚尖登住磚牙，飛身而上。到了牆頭，將身爬伏。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，側耳細聽。

（此名爲「投石問路」。下面或是有溝，或是有水，就是落在實地，再沒有聽不出來的。）又將鋼抓轉過，手攬絲繚，順手而下。兩腳落在實地，脊背貼牆，往前面與左右觀看一回，方將五爪絲繚往上一抖，收下來裝在百寶囊中。躡足潛踪，脚尖兒着地，真有鶯浮鶴行之能。來至一處，見有燈光。細細看時，却是一明兩暗，東間明亮，牕上透出人影，乃是一男一女，二人飲酒。展爺悄立牕下。

只聽得男子說話却是南方口音，說道：「此酒吓，娘子只管吃的，是無妨的；外間案上那一瓶，斷斷動弗得哉！」又聽婦人道：「那個酒叫甚麼名兒呢？」男子道：「叫作藏春酒。若是婦人吃了，慾火燒身，無不依從。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；這婦人至死不從，侯爺急的沒法。是我在旁說道：『可以配藥造酒，管保隨心所欲。』侯爺聞聽，立刻叫吾配酒。吾說：『此酒大費周折，須用二百兩銀子。……』」那婦人便道：「甚麼酒費這許多銀子？」男子道：「娘子你弗曉得。侯爺他恨不能婦人一時到手，吾不趁此時賺他的銀兩，如何發財呢？吾告訴你說，配這酒不過高

高花上十兩頭。這個財是發定了！」說畢，哈哈大笑。又聽婦人道：「雖然發財，豈不損德呢。——況且又是個貞烈之婦，你如何助紂爲虐呢？」男子說道：「吾是爲窮乏所使，不得已而爲之。」

正在說話間，只聽外面叫道：「臧先生，臧先生。」展爺回頭，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，便閃身進入屋內，隱在軟簾之外。又聽男子道：「是那位？」一壁起身，一壁說：「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，不要拋頭露面的。」婦人往西間去了。臧先生走出門來。

這時展爺進入屋內，將酒壺提出。見外面案上放着一個小小的玉瓶，又見那邊有個紀紅瓶。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，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，又把紅瓶內的好酒傾入玉瓶之內。提起酒壺，仍然放在屋內。悄地出來，盤柱而上，貼住房簷，往下觀看。

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，奉了主人之命，一來取藏春酒，二來爲合臧先生講帳。

這先生名喚臧能，乃是個落第的窮儒，半路兒看了些醫書，記了些偏方，投在安樂侯處作幫襯。當下出來，見了龐福，問道：『主管到此何事？』龐福說：『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，叫你親身拿去，當面就兌銀子。——可是先生，白花花的三百兩，難道你就獨吞嗎？我們辛辛苦苦，白跑不成？多少不拘，總要染染手兒呀。先生，你說怎麼樣？』臧能道：『當得，當得。再也白弗得的。儻若銀子到手，必要請你吃酒的。』龐福道：『先生真是明白響快人。好的！帶們倒要交交咧。——先生取酒去罷。』臧能回身進屋，拿了玉瓶關上門，隨龐福去了，直奔軟紅堂。那知南俠見他二人去後。盤柱而下，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。

這裏婦人從西間屋內出來，到了東間，仍然坐在舊處，暗自思道：『丈夫如此傷害天理，作的都是不仁之事。』越思越想，好不愁煩。不由的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

慢慢的獨酌。誰知此酒入腹之後，藥性發作，按納不住。正在胡思亂想之際，只聽有人叩門，連忙將門開放，却是龐祿，懷中抱定三百兩銀子送來。婦人讓至屋內。龐祿將銀子交代明白，回身要走。倒是婦人留住，叫他坐下，便七長八短的說。正在說時，只聽外面咳嗽，却是臧能回來了。龐祿出來迎接着，張口結舌說道：『這三——三百兩銀子，已交付大嫂子了。』說完，抽身就走。

臧能見此光景，忙進屋內一看；只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，仍是坐在炕上發怔，心中好生不樂。『吾呀！這是怎麼了？』說罷，在對面坐了。這婦人因方纔也是一驚，一時心內清醒，便道：『你把別人的妻子設計陷害，自己老婆如此防範。你拍心想想，別人恨你不恨？』一句話，問的臧能閉口無言，便拿起壺來，斟上一杯，一飲而盡。不多時，坐立不安，心癢難抓，便道：『不好哉！奇怪的很！』拿起壺來一聞，忙道：『了弗得！了弗得！快拿涼水來！』自己等不得，立起身來，急找涼水吃下，又叫婦人吃了一口，方問道：『你纔吃這酒來麼？』婦人道：『因你去

後，我剛吃得一杯酒，……』將下句咽下去了。又道：『不想龐祿送銀子來，纔進屋內，放下銀子，你就回來了。』臧能道：『還好！還好！佛天保佑！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。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，爲何跑在這酒壺裏來了？好生蹊蹺！』婦人方明白，纔吃的是藏春酒，險些兒敗了名節，不由的流淚道：『全是你安心不善，用盡了機謀，害人不成，反害了自己；可見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。』臧能道：『弗用說了。我竟是個混帳東西！看此地也弗是久居之地，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，待明早托個事故，回咱老家便了。』

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，見龐昱叫使女掌燈，自己手執白玉瓶，前往麗芳樓而去。南俠到了軟紅堂，見當中鼎內焚香，上前抓了一把香灰；又見花瓶內插着蠟刷，拿起來插在領後，穿香徑先至麗芳樓，隱在軟簾後面。只聽得那衆姬妾正在那裏勸慰金玉仙，說：『我們搶來，當初也是不從。到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的，無奈順

從了。倒得好吃好喝的。……」金玉仙不等說完，口中大罵：『你這一羣無恥賤人！我金玉仙有死而已！』說罷，放聲大哭。這些侍妾被他罵的閉口無言。正在發怔，只見丫鬢二名引着龐昱上得樓來，笑容滿面道：『你等勸他，從也不從？——既然不從，我這裏有酒一杯，叫他吃了。便放他回去。』說罷，執杯上前。金玉仙惟恐惡賊近身，劈手奪過，擲於樓板之上。龐昱大怒，便要吩咐衆姬妾一齊下手。

只聽樓梯山響，見使女杏花上樓，喘吁吁稟道：『纔龐福叫回稟侯爺：太守蔣完有要緊的話回稟，立刻求見。現在軟紅堂恭候着呢。』龐昱聞聽太守黑夜而來，必有要緊之事，回頭吩咐衆姬妾：『你們再將這賤人開導開導。再要扭性，我回來定然不饒！』說着話，站起身來，直奔樓梯。剛下到一層，只見毛哄哄一拂，腦後灰塵飛揚，腳底下覺得一絆，站立不穩，咕嚕嚕滾下樓去；後面兩個丫鬢也是如此。三個人滾到樓下，你拉我，我拉你，好容易纔立起身來，奔至樓門。龐昱說道：『唬殺我也！唬殺我也！甚麼東西毛吡哄的？好怕人也！』丫鬢執起燈一看，只

見龐昱滿頭的香灰。龐昱見兩個丫鬟，也是如此，大叫道：『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必是狐仙見了怪了。快走罷！』兩個丫鬟那裏還有魂咧。三個人不管高低，深一步，淺一步，竟奔軟紅堂而來。

迎頭遇見龐福，便問道：『有甚麼事？』龐福回道：『太守蔣完說，緊急之事，要立刻求見，在軟紅堂恭候。』龐昱連忙揮去香灰，整理衣衿，大搖大擺，步入軟紅堂來。太守參見已畢，在下坐坐了。龐昱問道：『太守深夜至此，有何要事？』太守回道：『卑府今早接得文書，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查賑，算來五日內必到。卑府一聞此信，不勝驚惶，特來稟知侯爺，早爲準備纔好。』龐昱道：『包黑子乃吾父門生，諒不敢不迴避我。』蔣完道：『侯爺休如此說。聞得包公秉正無私，不畏權勢，又有欽差御賜御劍三口，甚屬可畏。』又往前湊了一湊道：『侯爺所作之事，難道包公不知道麼？』龐昱聽罷，雖有些發毛，便硬着嘴道：『他知道。便把我怎麼樣麼？』蔣完着急道：『「君子防未然」。這事非同小可，』

除非是此時包公死了，萬事皆休。」這一句話提醒了惡賊，便道：「這有何難！現在我手下有一個勇士名喚項福。他會飛簷走壁之能，即可派他前往兩三站去路上行刺，豈不完了此事？」太守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必須以速爲妙。」龐昱連忙叫龐福，去喚項福立刻來至堂上。惡奴去不多時，將項福帶來，參過龐昱，又見了太守。

此時南俠早在廳外竊聽。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的明白了。因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，便從廳外往裏偷看；見果然身體魁梧，品貌雄壯，真是一條好漢，——可惜錯投門路。只聽龐昱說：「你敢去行刺麼？」項福道：「小人受侯爺大恩，別說行刺，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。」南俠外邊聽了，不由罵道：「瞧不得這麼一條大漢，原來是一個諂諛的狗才。可惜他辜負了好胎骨！」正自暗想：又聽龐昱說：「太守你將此人領去，應如何派往吩咐，務妥協機密爲妙。」蔣完連連稱「是」，告辭退出。太守在前，項福在後。走不幾步，只聽項福說：「太守慢行。我的帽子掉了。」太守只得站住。只見項福走出好幾步，將帽子拾起。太守道：「帽子如何落得這麼

遠呢？」項福道：「想是樹枝一刮，碰出去的。」說罷，又走幾步。只聽項福說：「好奇怪！怎麼又掉了？」回頭一看，又沒人。太守也覺奇怪。一同來至門首，太守坐轎，項福騎馬，一同回衙去了。

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，是何原故？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。頭次從樹傍經過，即將帽子從項福頭上提了拋去，隱在樹後，見他毫不介意；二次走至太湖石畔，又將帽子提了拋去，隱在石後，項福只回頭觀看，並不搜查左右；可見粗心，學藝不精，就不把他放在心上。且回寓所歇息便了。

未識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安平鎮五鼠單行義——苗家集雙俠對分金

且說展爺離了花園，暗暗回寓，天已五更，悄悄的進屋，換下了夜行衣靠，包裹好了，放倒頭便睡了。至次日，別了店主，即往太守衙門前私自窺探。影壁前拴着一匹黑馬，鞍轡鮮明，後面稍繩上拴着一個小小包袱，又搭着個錢搭連，有一個人拿着鞭子席地而坐；便知項福尚未起身，即在對過酒樓之上，自己獨酌眺望。不多一會，只見項福出了太守衙門。那人連忙站起，拉過馬來，遞了馬鞭子。項福接過，認鐙乘上，加上一鞭，便往前邊去了。

南俠下了酒樓，悄地跟隨。到了安平鎮地方，見路西也有一座酒樓，匾額上寫着潘家樓，項福拴馬，進去打尖。南俠跟了進去，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，展爺便坐在北面，揀了一個座頭坐下。跑堂的擦抹掉面，問了酒菜。展爺隨便要了。跑堂的傳下樓去。

展爺復又閒看，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，彷彿是個鄉宦，影景可惡，俗態不堪。不多時，跑堂的端了酒菜來，安放停當。展爺剛然飲酒。只聽樓梯聲響，又見一人上來，武生打扮，眉清目秀，年少煥然。展爺不由的放下酒杯，暗暗喝彩，又細細觀看一番，好生的羨慕。那人纔要揀個座頭，只見南面項福連忙出席，向武生一揖，口中說道：『白兄久違了！』那武生見了項福，還禮不迭，答道：『項兄，闊別多年，今日幸會。』說着話，彼此謙遜，讓至同席。項福將上座讓了那人。那人不過略略推辭，即便坐了。

展爺看了，心中好生不樂，暗想道：『可惜這樣一個人，却認得他，真是天淵

之別了。』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甚麼。只聽項福說道：『自別以來，今已三載有餘。久欲到尊府拜望，偏偏的小弟窮忙。令兄可好？』那武生聽了眉頭一皺，嘆口氣道：『家兄已去世了！』項福驚訝道：『怎麼大恩人已故了！可惜！可惜！』又說了些欠情短禮沒要緊的言語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乃陷空島五義士姓白名玉堂，綽號錦毛鼠的便是。當初項福原是要拳棒賣膏藥的。因在街前賣藝，與人角持，悞傷了人命。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錦堂，見他像個漢子，離鄉在外，遭此官司，甚是可憐；因此將他極力救出，又助了盤川，叫他上京求取功名。他原想進京尋個進身之階，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。他打聽明白，先宛轉結交龐福，然後方薦與龐昱。龐昱正要尋覓一個勇士，助己爲虐，把他收留在府內。他便以爲榮耀已極。似此行爲，便是下賤不堪之人了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項福正與玉堂說話，見有個老者上得樓來，衣衫襤褸，形容枯瘦，見了西面老者，緊行幾步，雙膝跪倒，二目滔滔落淚，口中苦苦哀求。那老者仰面搖頭，只是不允。展爺在那邊看着，好生不忍。正要問時，只見白玉堂過來，問着老者道：『你爲何向他如此？有何事體？何不對我說來？』那老者見白玉堂這番形景，料非常人，口稱：『公子爺有所不知。因小老兒欠了員外的私債，員外要將小女抵償；故此哀求員外，只是不允。求公子爺與小老兒排解排解。』白玉堂聞聽，懣了老者一眼，便道：『他欠你多少銀兩？』那老者回過頭來，見白玉堂滿面怒色，只得執手答道：『原欠我紋銀五兩，三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，共欠銀三十兩。』白玉堂聽了，冷笑道：『原來欠銀五兩！』復又向老者道：『當初他借的時，至今三年，利息就是三十兩。這利息未免太輕些！』一回身，便叫跟人平三十兩，向老者道：『當初有借約沒有？』老者聞聽，立刻還銀子，不覺立起身來道：

『有借約。』忙從懷中掏出，遞與玉堂。玉堂看了。從人將銀子平來，玉堂接過，遞與老者道：『今日當着大衆，銀約兩交，却不該你的了。』老者接過銀子，笑嘻嘻答道：『不該了！不該了！』拱拱手兒，即刻下樓去了。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道：『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，再也不可借他的了。』老者答道：『不敢借了。』說罷，叩下頭去。玉堂拖起，仍然歸坐。那老者千恩萬謝而去。

剛走至展爺桌前。展爺說：『老丈不要忙。這裏有酒，請喝一杯壓壓驚，再走不遲。』那老者道：『素不相識，怎好叨擾？』展爺笑道：『別人費去銀子，難道我連一杯水酒也花不起麼？不要見外，請坐了。』那老者道：『如此承蒙抬愛了。』便坐於下首。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着。便問：『方纔那老者姓甚名誰？在那裏居住？』老兒說道：『他住在苗家集。他名叫苗秀。只因他兒子苗恆義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，他便成了封君了。每每的欺負隣黨，盤剝重利。非是小老兒受他的欺侮，便說他這些忿恨之言。不信——爺上打聽，就知我的話不虛了。』展爺聽在心裏。

老者吃了幾杯酒，告別去了。

又見那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況如何。項福道：『當初多蒙令兄抬愛，救出小弟，又贈銀兩，叫我上京求取功名。不想路遇安樂侯，蒙他另眼看待，收留在府。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鎮，專等要辦宗要緊事件。』白玉堂聞聽。便問道：『那個安樂侯？』項福道：『焉有兩個呢。就是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。』說罷，面有得色。玉堂不聽則可，聽了登時怒氣噴噴，面紅過耳，微微冷笑道：『你敢則投在他門下了。好！』急喚從人會了帳，立起身來，回頭就走，一直下樓去了。

展爺看的明白，不由暗暗稱讚道：『這就是了。』又自忖道：『方纔聽項福說，他在天昌鎮專等，我曾打聽包公還得等幾天到天昌鎮；我何不趁此時，且至苗家集走走呢。』想罷，會錢下樓去了。真是行俠作義之人，到處隨遇而安。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；只因見了不平之事，他便放不下，彷彿與自己的事一般，因此纔不愧那個俠字。

閒言少敘，到了晚間初鼓之後，改扮行裝，潛入苗家集，來到苗秀之家。所有躡房越脊，自不必說。展爺在暗中見有待客廳三間，燈燭明亮，內有人說話。躡足潛踪，悄立牕下，細聽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恒義道：『你如何弄了許多銀子？我今日在潘家集也發了個小財，得了三十五兩銀子。』便將遇見了一個俊哥替還銀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說罷，大笑。苗恒義亦笑道：『爺爺除了本銀，得了三十兩銀子的利息；如今孩兒一文不費，白得了三百兩銀子。』苗秀笑嘻嘻的問道：『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』苗恒義道：『昨日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，說項福此去成功便罷，——儻不成功，叫侯爺改扮行裝，私由東臯林悄悄入京，在太師府內藏躲。候包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，再作道理。又打點細軟箱籠，並搶來女子金玉仙叫他們由觀音菴岔路上船，暗暗進京。因問本府：『沿路盤川所有船隻，須用銀兩多少？我好打點。』本府太爺那裏敢要侯爺的銀子呢，反倒躬身說道：『些須小事，俱在卑府身上。』因此回到衙內，立刻平了三百兩銀子，交付孩兒，叫我辦理

此事。我想侯爺所行之事，全是無法無天的。如今臨走，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送入京。況他又有許多的箱籠。到了臨期，孩兒傳與船戶：他只管裝去，到了京中費用多少，合他那裏要；他若不給，叫他把細軟留下，作爲押帳當頭。爺爺，想侯爺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，一來不敢聲張，二來也難考查。這項銀兩原是本府太爺應允，給與不給，侯爺如何知道。這三百兩銀子，難道不算白得嗎？」展爺在牕外聽至此，暗自說道：「真是一惡人自有惡人磨」，再不錯的。『猛回頭見那邊又有一個人影兒一幌，及至細看彷彿潘家樓遇見的武生，就是那替人還銀子的俊哥兒，不由暗笑道：「白日替人還銀子，夜間就討帳來了。」』忽然遠遠的燈光一閃。展爺惟恐有人來，一伏身盤柱而上，貼住房簷，往下觀看，却又不見了那個人，暗道：「他也躲了。何不也盤在那根柱子上，我們二人鬧個「二龍戲珠」呢。」正自暗笑。忽見丫鬢慌慌張張跑至廳上，說：「員外，不好了！安人不見了！」苗秀父子聞聽吃了一驚，連忙一齊往後面跑去了。南俠急忙盤柱而下，側身進入屋內，見桌上放着六包

銀子，外有一小包。他便揣起了三包，心中說道：『三包一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，叫他也得點利息。』抽身出來，暗暗到後邊去了。

原來那個人影兒，果是白玉堂。先見有人在牕外竊聽，後見他盤柱而上貼立房簷，也自暗暗喝采，說此人本領不在我下。因見燈光，他便迎將上來，恰是苗秀之妻同丫鬟執燈前來登廁。丫鬟將燈放下，回身取紙。玉堂趁空，抽刀向着安人一幌，說道：『要嚷，我就是一刀！』婦人唬的骨軟筋酥，那裏嚷得出來。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廁，先撕下一塊裙子塞住婦人之口。好狠玉堂！又將婦人削去雙耳，用手提起擲在廁傍糧食囤內。他却在暗處偷看；見丫鬟尋主母不見，奔至前廳報信，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。他却從東邊轉至前廳。此時南俠已揣銀走了。玉堂進了屋內一看，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，另一小包；心內明知是盤柱之人拿了一半，留下一半給我。暗暗承他的情，將銀子揣起，他就走之乎也。

這裏苗家父子趕至後面，一面追問丫鬢，一面執燈找尋。至糧囤傍，聽見呻吟之聲，却是婦人；連忙攙起細看，渾身是血，口內塞着東西，急急掏出。甦醒了，半晌方纔哎喲出來，便將遇害的情由說了一遍。這纔瞧見兩個耳朵沒了。忙着丫鬢僕婦攙入屋內，喝了點糖水。苗恒義猛然想起待客廳上還有三百兩銀子，連說：『不好！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了。』說罷，向前飛跑。苗秀聞聽也就跟在後面。到了廳上一看，那裏還有銀子咧！父子二人怔了多時，無可如何，惟有心疼怨恨而已。

未知端底，下回分曉。

第十四回

小包興偷試遊仙枕——勇熊飛助擒安樂侯

且說苗家父子丟了銀子，因是暗昧之事，也不敢聲張，竟吃了啞叭虧了。白玉堂揣着自奔前程。展爺是拿了銀子，一直奔天昌鎮去了。這且不言。

單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案件，歇馬，正是無事之時。包興記念着遊仙枕，心中想道：『今晚我何不悄悄的睡睡遊仙枕，豈不是好。』因此到晚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，便囑咐李才說：『李哥，你今晚辛苦一夜。我連日未能歇息，今晚脫個空

兒。你要驚醒些。老爺要茶水時，你就伺候。明日我再替你。」李才說：「你放心去罷。有我呢。彼此都是差使，何分你我。」包興點頭一笑，即回至自己屋內，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，不覺困倦，即將枕放倒。頭剛着枕，便入夢鄉。

出了屋門，見有一匹黑馬，鞍韉俱是黑的，兩邊有兩個青衣，不容分說，攙上馬去。迅速非常，來到一個所在，似開封府大堂一般。下了馬，心中納悶，「我如何還在衙門裏呢？」又見上面掛着一匾，寫着「陰陽寶殿」。正在悶悶。又見來了一個判官，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擅敢假充星主，前來鬼混！」喝聲：「拿下！」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，一聲斷喝，將包興唬醒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暗自思道：「凡事皆有生成的造化。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。判官說我假充星主；將來此枕，想是星主纔睡得呢。怨得李克明要送與星主。」左思右想，那裏睡得着呢。賭氣子起來，聽了聽方交四鼓，急忙來至包公住的屋內，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，前仰後合在那裏打盹。又見燈花結了個如意兒燒了多長，連忙用翦燭翦了一翦；只見桌上有個字帖

兒，拿起一看，不覺失聲道：『這是那裏來的？』一句話將李才唬醒，連忙說道：『我沒有睡呀。』包興說：『沒睡，這字帖兒打那裏來的？』李才尙未答言。只聽包公問道：『甚麼字帖？拿來我看。』包興執燈，李才掀簾，將字帖呈上。包公接來一看，便問道：『天有甚麼時候了？』包興舉燈向表上一看，說：『纔交寅刻。』包公道：『也該起來了。』

二人服侍包公穿衣淨面時，包公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。不多時，公孫先生來到。包公便將字帖與他觀看。公孫策接來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『明日天昌鎮，緊防刺客凶。分派衆人役，分爲兩路行：一路東臯林，捉拿惡龐昱；一路觀音菴，救活烈婦人。要緊，要緊！』旁有一行小字：『烈婦人卽金玉仙。』公孫策道：『此字從何而來呢？』包公道：『何必管他的來歷。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。再派人役，先生吩咐他們在兩路稽查便了。』公孫策連忙退出，與王馬張趙四勇士商議。大家俱各小心留神。

你道此字從何而來？只因南俠離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鎮，見包公尙未到來，心中一想：恐包公促忙來至，不及隄防，莫若我迎將上去，遇便洩漏機關，包公也好早作準備。好英雄！不辭辛苦，他便趕至三星鎮。恰好三更，來至公館，見李才睡着，也不去驚動他，便溜進去將紙條兒放下，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。

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，進了公館，前後左右搜查明白。公孫策暗暗吩咐馬快步快兩個頭兒，一名耿春，一名鄭平，二人分爲左右，稽查出入之人；叫王馬張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，前後巡邏；自己同定包興李才護持包公。儻有動靜，大家知會，一齊動手。分派已定，看看到了掌燈之時，處處燈燭照如白晝，外面巡更之人往來不斷。別人以爲是欽差大人在此居住，那裏知道是隄防刺客呢。內裏王馬張趙四人磨拳擦掌，暗藏兵器，百倍精神，準備捉拿刺客。真是防範的嚴謹！

到了三更之後，並無動靜。只見外面巡更的，燈光明亮，照澈牆頭。裏面趙虎仰面各處裏觀瞧。順着牆外燈光，走至一株大榆樹下。趙虎忽然往上一看，便嚷道：『有人了！』只這一聲，王馬張三人亦皆趕到。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。掌燈一齊往樹上觀看，果然有個黑影兒。先前仍以爲是樹挺；後來樹上之人見下面人聲嘶喊，燈火輝煌，他便動手動脚的。大家一見，更覺鼎沸起來。只聽外面人道：『跳下去了。裏面防範着！』誰知樹上之人趁着這一聲，便攥住樹梢，將身悠起，趁勢落在耳房上面，一伏身往起一蹶，便到了大房前坡。趙虎嚷道：『好賊！那裏走？』話未說完，迎面飛下一塊瓦來。四爺急閃身，雖則躲過，他用力太猛，鬧了個跟頭。房上之人趁勢揚腿。剛要邁脊；只聽噯喲一聲，咕嚕嚕從房上滾將下來，恰落在四爺傍邊。四爺一翻身，急將他按住。大家上前。先拔出背上的單刀，方用繩子捆了。推推擁擁，來見包公。

此時包公公孫策便衣便帽，笑容滿面，道：『好一個雄壯的勇士！堪稱勇烈英

雄。』回頭對公孫策道：『先生，你替我鬆了綁。』公孫先生會意，假作吃驚道：『此人前來行刺，如何放得？』包公笑道：『我求賢若渴，見了此等勇士，焉有不愛之理。況我與壯士又無仇恨，他如何肯害我，這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。快些鬆綁。』公孫策對那人道：『你聽見了？老爺待你如此大恩，你將何以爲報？』說罷，吩咐張趙二人與他鬆了綁。王朝見他腿上釘着一枝袖箭，趕緊替他拔出。包公又吩咐包興：『看坐。』

那人見包公如此光景，又見王馬張趙分立兩旁，虎勢昂昂，不由良心發現，暗誇道：『聞聽人說，包公正直，又目識英雄，果不虛傳。』一翻身撲倒在地，口中說道：『小人冒犯欽差大人，實實小人該死。』包公連忙說道：『壯士請起。坐下好講。』那人道：『欽差大人在此，小人焉敢就坐。』包公道：『壯士只管坐了，何妨。』那人只得鞠躬坐了。包公道：『壯士貴姓尊名？到此何幹？』那人見包公如此看待，不因不由的就順口說出來了。答道：『小人名叫項福。只因奉龐昱

所差……』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『不想大人如此厚待，使小人愧怍無地。』包公笑道：『這却是聖上隆眷過重，使我聲名遠播於外；故此招忌，謗我者極多。就是將來與安樂侯對面時，壯士當面證明，庶不失我與太師師生之誼。』項福連忙稱『是』。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。公孫策領項福去了。

包公暗暗叫王朝來，叫他將項福明是疎放，暗地拘留。王朝又將袖箭呈上，說此乃南俠展爺之箭。包公聞聽道：『原來展義士暗中幫助。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，必也是義士所爲。』心中不勝感羨之至。王朝退出。

此時公孫先生已分派妥當：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耿春鄭平前往觀音菴接救金玉仙；又派張龍趙虎前往東臯林，捉拿龐昱。

單說馬漢帶着耿春鄭平竟奔觀音菴而來，只見駝轎一乘直撲廟去了。馬漢看見，飛也似的趕來。及至趕到，見傍有一人叫道：『賢弟爲何來遲？』馬漢細看，

却是南俠。便道：『兄，此轎何往？』展爺道：『劣兄已將駝轎截取，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菴內。賢弟來得正好。』偕二人一同到彼。說話間，耿春鄭平亦皆趕到，圍繞着駝轎來至廟前，打開山門，裏面出來一個年老的媽媽，一個尼姑。這媽媽却是田忠之妻楊氏。衆人搭下駝轎，攙出金玉仙來。主僕見面，抱頭痛哭。（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，叫他在此等候。）又將轎內細軟俱行搬下。南俠對楊氏道：『你主僕二人就在此處等候。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，叫他到此尋你。』又對尼姑道：『師傅用心服侍，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。』吩咐已畢，便對馬漢道：『賢弟回去，多多拜上老大人，就說：「展昭另日再爲稟見，後會有期。」』將金玉仙下落稟覆明白。他乃貞烈之婦，不必當堂對質。拜託，拜託！請了！竟自佯長而去。馬漢也不敢挽留，只得同耿春鄭平二人回歸舊路，去稟知包公。這且不言。

再說張趙二人到了東臯林，毫不見一點動靜。趙虎道：『難道這厮先過去了不成？』張爺道：『前面一往無際，並無人行，焉有過去之理。』正說間，只見遠遠

有一夥人乘馬而來。趙爺一見，說：『來咧，來咧！哥，你我如此如此，庶不致於舛錯。』張龍點頭，帶領差役隱在樹後。衆人催馬，剛到此地。趙虎從馬前一過，栽倒在地。張爺從樹後轉出來，便亂喊道：『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闖死人了！』上前將龐昱馬環揪住，道：『你闖了人，還往那裏去？』衆差役一齊擁上。衆惡奴發話道：『你這些好大胆的人，竟敢攔擋侯爺不放。』張龍道：『誰管他侯爺公爺的，只要將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。』衆惡奴道：『好生撒野！此乃安樂侯，太師之子，改扮行裝，出來私訪。你們竟敢攔住去路，真是反了天了！』趙爺在地下聽准是安樂侯，再無舛錯，一咕嚕身爬起來，先照着說話的劈面一掌，喊道：『我們反了天了！我們竟等着反了天的人呢！』說罷，先將龐昱拿下馬來，差役掏出鎖來幌上。衆惡奴見事不祥，個個加上一鞭，忽的一聲，俱各「桃之天天」了。張趙追他不及——只顧龐昱，連追也不追。衆人押解着奸侯，竟奔公館而來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曉。

三俠五義 第十四回

第十五回

斬龐昱初試龍頭劍——遇國母晚宿天齊廟

且說張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，即行將龐昱帶上堂來。包公見他項帶鐵鎖，連忙吩咐道：『你等太不曉事。侯爺如何鎖得？還不與我卸去！』差役連忙上前，將鎖卸下。龐昱到了此時，不覺就要屈膝。包公道：『不要如此。雖則不可以私廢公；然而我與太師有師生之誼，你我乃年家弟兄，有通家之好，不過因有此案，要當面對質對質，務要實實說來，大家方有個計較。千萬不要畏罪迴避。』說畢，叫帶上十父老並田忠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，立刻提到。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。龐

豈因見包公方纔言語，頗有護他的意思，又見和容悅色一味的商量，必要設法救我；莫若我從實應了，求求包黑，或者看爹爹面上往輕裏改正改正，也就沒了事。想罷，說道：『欽差大人不必細問。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作成，此事後悔也是遲了。惟求大人筆下超生，犯官感恩不盡！』包公道：『這些事既已招承。還有一事，項福是何人所差？』惡賊聞聽，不由的一怔。半晌，答道：『項福乃太守蔣完差來，犯官不知。』包公吩咐：『帶項福。』只見項福走上堂來，仍是照常形色，並非囚禁的樣子。包公道：『項福，你與侯爺當面質對。』項福上前，對惡賊道：『侯爺不必隱瞞。一切事體，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。侯爺只管實說了，大人自有主見。』惡賊見項福如此，也只得應了是自己派來的。』包公便叫他畫供。惡賊此時也不能不畫了。

畫招後，只見衆人證俱到。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廝認：也有父認女的，也有兄認妹的，也有夫認妻的，也有婆認媳的，紛紛不一，嚶哭之聲不堪入耳。包公吩咐，

叫他們在堂階兩邊聽候判斷。又派人去請太守速到。

包公便對惡賊道：『你今所爲之事，理應解京。我想道途遙遠反受折磨。再者到京必歸三法司判斷，那時難免皮肉受苦。儻若聖上大怒，必要從重治罪。那時如何展轉？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，倒覺得爽快。你想好不好？』龐昱道：『但憑大人作主，犯官安敢不遵。』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，見虎目一瞪，吩咐：『請御刑。』只這三個字，兩邊差役一聲喊，堂威震嚇。只見四名衙役，將龍頭劍抬至堂上，安放周正。王朝上前抖開黃龍套，露出金煌煌，光閃閃，驚心落魄的新刑。惡賊一見膽裂魂飛。纔待開言，只見馬漢早將他丟翻在地。四名衙役過來，與他口內啣了木嚼，剝去衣服，將蘆蓆鋪放，（惡賊那裏還能扎掙！）立刻捲起，用草繩束了三道。張龍趙虎二人將他抬起，走至劍前，放入劍口，兩頭平均。此時大漢王朝黑面向裏，左手執定刀靶，右手按定刀背，直懸座上。包公將袍袖一拂，虎項一扭，口說「行刑」二字；王朝將彪軀一蹤，兩膀用力，只聽啞啞一聲，將惡賊登時腰斬分爲

兩頭——一邊齊的兩段。四名差役連忙跑上堂去，各各腰束白布裙，跑至劍前，有前有後，先將尸首往上一扶，抱將下去。張趙二人又用白布擦抹劍口的血跡。堂階之下，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並田婦村姑見劍了惡賊龐昱，方知老爺赤心爲國與民除害，有念佛的，有趁願的，就有膽小不敢看的。

包公上面吩咐：『換了御刑，與我拿下。』聽了一箇「拿」字，左右一伸手便將項福把住。此時這廝見劍了龐昱，心內已然突突亂跳。今又見拿他，不由的骨軟筋酥，高聲說道：『小人何罪？』包公一拍堂木，喝道：『你這背反的奴才！本閣乃奉命欽差，你擅敢前來行刺。行刺欽差，卽是叛朝廷，還說無罪？尙敢求生麼？』項福不能答言。左右上前，照舊剝了衣服，帶上木嚼，拉過一領粗蓆捲好。此時狗頭劍已安放停當。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，擦抹御劍，打掃血跡，收拾已畢。

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倒，稟道：『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。誰知蔣完畏罪，自縊身死。』包公聞聽道：『便宜了這廝。』另行委員前去驗看。又吩咐將田起元

帶上堂來，訓誨一番：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，以致生出此事，以後家門務要嚴肅，並叫他上觀音菴接取妻子；老僕田忠替主鳴冤，務要好好看待他；從此努力攻書，以求上進。所有駝轎內細軟，必係私蓄，勿庸驗看，俱着田忠領訖。又吩咐父老：『各將婦女帶回，好好安分度日。本閣還要按戶稽查花名，秉公放賑，以抒民困，庶不負聖上體恤之鴻恩。』衆人一齊叩頭，歡歡喜喜而散。老爺立刻叫公孫策打了摺底看過，並將原呈招供一齊封妥，外邊夾片一紙，請旨補放知府一缺，即日拜發，賚京啓奏去了。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，放賑，真是萬民感仰，歡呼載道。

一日，批摺回來，包公恭接。叩拜畢，打開一看，見硃批甚屬誇獎：『至公無私，所辦甚是。知府一缺卽着揀員補放。包公暗自沉吟道：『聖上縱然隆眷優渥；現有老賊龐吉在京，見我劊了他的愛子，他焉有輕輕放過之理。這必是他別進讒言，安慰妥了，候我進京時他再擺佈於我。一定是這個主意。老賊呀，老賊！我包

某秉正無私，一心爲國，焉怕你這鬼鬼祟祟。如今趁此權衡未失，放完賑後，偏要各處訪查訪查，要作幾件驚天動地之事；一來不負朝廷，二來與民除害，三來也顯顯我包某胸中的抱負。』誰知老爺想到此地，下文就真生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。

你道是何事件？自從包公秉正放賑已完，立意要各處訪查，便不肯從舊路回來，特由新路而歸。一日，來到一個所在，地名草州橋東，乘轎慢慢而行。猛然聽的咯吱一陣亂響，連忙將轎落平。包興下馬仔細看時，雙桿皆有裂紋，幸喜落平實地，險些兒雙桿齊折。稟明包公，吩咐帶馬。將馬帶過，老爺剛然扳鞍上去，那馬味的一聲往傍一閃，幸有李才在外首墜鐙，連忙攏住。老爺從新搜搜扯手，翻身上馬。雖然騎上，他却不走，儘在那裏打旋轉圈。老爺連加兩鞭，那馬鼻翅一撮，反倒往後退了兩步。老爺暗想：『此馬隨我多年。他有三不走：遇歹人不走，見冤魂不走，有刺客不走。難道此處有事故不成？』將馬帶住，叫包興喚地方。

不多時，地方來到馬前，跪倒。老爺閃目觀瞧，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，手提一根竹桿，口稱：『小人地方范宗華，與欽差大人叩頭。』包公問道：『此處是何地名？』范宗華道：『不是河名，叫草州橋。雖然有個平橋；却沒有橋，也無有草。不知當初是怎麼起的這個名兒？連小人也鬧的納悶兒。』兩傍吆喝：『少說！少說！』老爺又問道：『可有公館沒有？』范宗華道：『此處雖是通衢大道，却不是鎮店馬頭，也不過是荒涼幽僻的所在，如何能有公館呢？再者也不是站頭……』包興在馬上着急道：『沒公館，你就說沒公館就完了，何必這許多的話？』老爺在馬上，用鞭指着問道：『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？』范宗華回道：『那是天齊廟。——雖然是天齊廟，裏面是菩薩殿老爺殿娘娘殿俱有，旁邊跨所還有土地祠。就這老道看守；因沒有甚麼香火，也不能多養活人。』包興道：『你太嘮叨了。誰問你這些。』老爺吩咐：『打道天齊廟。』兩旁答應。老爺將馬一帶，馴馴順順的竟奔天齊廟。他也不鬧了。馬通靈性，真也奇怪。

包興上馬一抖絲繮，先到天齊廟，攆開閒人，並告訴老道：『欽差大人打此經過，一概茶水不用。你們伺候完了香，連忙躲開。我們大人是最愛清靜的。』老道連連答應『是』。正說間，包公已到。包興連忙接馬。包公進得廟來，便吩咐李才在西殿廊下設了公座。老爺帶包興直奔正殿。老道已將香燭預備，伺候焚香已畢。包興使個眼色，老道連忙迴避。包公下殿，來至西廊，入了公位，吩咐衆人俱在廟外歇息，獨留包興在旁，暗將地方叫進來。

包興悄悄把范宗華叫到。他又給包興打了個千兒。包興道：『我瞧你很機靈，就是話太多了。方纔大人問你，你就揀近的說就完咧。甚麼枝兒葉兒的，鬧一大郎當，作甚麼？』范宗華連忙笑着，說：『小人惟恐話回的不明白，招大人嗔怪，故此要往清楚裏說。誰知話又多了。沒甚麼說的，求二太爺擔待小人罷！』包興道：『誰來怪你。不過告訴你，恐其話太多，反招大人嗔怪。如今大人又叫你呢。你見了大人，問甚麼答應甚麼就是了，不必嘮叨了。』范宗華連連答應，跟包興來至西

廊，朝上跪倒。

包公問道：『此處四面可有人家沒有？』范宗華稟道：『南通大道，東有榆樹林，西有黃土崗，北邊是破窰；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。』老爺使着地方抗了高脚牌，上面寫「放告」二字，叫他知會各家，如有冤枉前來天齊廟伸訴。范宗華應『是』。即抗了高脚牌，奔至榆樹林。見了張家。便問：『張大哥，你打官司不打？』見了李家，便問：『李老二，你冤枉不冤枉？』招的衆人無不大罵：『你是地方，總盼人家打官司，你好訛錢。我們過的好好清楚日子，你找上門來叫打官司。沒有甚麼說的，要打官音寺兒，就合你打。甚麼東西！趁早兒滾開！真他媽的喪氣！你怎麼配當地方呢。我告訴你，馬二把打嘎，你給我走毬罷！』范宗華無奈，又到黃土崗，也是如此，被人通罵回來了。他却不怕罵，不辭辛苦，來到破窰地方，又嚷道：『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，有冤枉的沒有？只管前去伸冤。』一言未了，只聽有人應道：『我有冤枉，領我前去。』范宗華一看，說道：『哎喲！』

我的媽呀！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，也要打官司呢？」

誰知此位婆婆，范宗華他却認得，可不知底裏，只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，別的不知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難，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抬出宮來，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，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。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，哭的二目失明。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，當時衆人俱叫他「剩飯」，正在秦府打雜，爲人忠厚老實好善。娘娘因他愛行好事，時常周濟賞賜他；故此范勝受恩極多。

後來秦鳳自焚身死，秦母亦相繼而亡。所有子孫不知娘娘是何等人。所謂「人在人情在，人亡兩無交」。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，故此離了秦宅，無處棲身。范勝欲留他在家，娘娘決意不肯。幸喜有一破窰，范勝收拾了收拾，攙扶娘娘居住。多虧他時常照拂。每遇陰天下雨，他便送了飯來。又恐別人欺負他，叫兒子范宗華在

審外搭了個窩鋪，坐冷子看守。雖是他答報受德受恩之心，那裏知道此位就是落難的娘娘。

後來范勝臨危，還告訴范宗華道：『破審內老婆婆，你要好好侍奉他。當初是秦總管派人送到家中。此人是個有來歷的，不可怠慢。』這也是他一生行好，竟得了一個孝順的兒子。范宗華自父亡之後，真是遵依父訓，侍奉不衰。平時即以老太太呼之，又叫媽媽。

現今娘娘要告狀。故問：『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，也要告狀呢？』娘娘道：『爲我兒子不孝，故要告狀。』范宗華道：『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。這些年也沒見你老人家說有兒子，今兒虎拉巴的又告起兒子來了。』娘娘道：『我這兒子，非好官不能判斷。我常聽見人說，這包公老爺善於剖斷陰陽，是個清正官兒，偏偏他總不從此經過；故此耽延了這些年。如今他既來了，我若不趁此時伸訴，還要等待何

時呢？」范宗華聽罷，說：「既是如此，我領了你老人家去。到了那裏，我將竹杖兒一拉，你可就跪下。好歹別叫我受熱。」說着話，拉着竹杖，領到廟前。先進內回稟，然後將娘娘領進廟內。

到了公座之下，范宗華將竹杖一拉，娘娘連理也不理。他又連拉了幾拉，娘娘反將竹杖往回裏一抽。范宗華好生的着急。只聽娘娘說道：「大人吩咐左右迴避，我有話說。」包公聞聽，便叫左右暫且退出。坐上方說道：「左右無人，有甚麼冤枉，訴將上來。」娘娘不覺失聲道：「噯喲，包卿，苦煞哀家了。」只這一句，包公座上不勝驚訝。包興在旁，急冷冷打了個冷戰。登時包公黑臉也黃了。包興唬的也出了恭了，暗說：「我……我的媽呀！鬧呵，審出哀家來了！我看這事怎麼好呢？」

未識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學士懷忠假言認母——夫人盡孝祈露醫睛

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卿，自稱哀家，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。只見娘娘眼中流淚，便將已往之事，滔滔不斷，述說一番。包公聞聽，唬的驚疑不止，連忙立起身來，問道：『言雖如此，不知有何證據？』娘娘從裏衣內掏出一個油漬漬的包兒。包興上前，不敢用手來接，撩起衣襟向前兜住，說道：『鬆手罷。』娘娘放手，包兒落在衣襟。包興連忙呈上。千層萬裏，裏面露出黃緞襖子來。打開襖子一看，裏面却是金丸一粒，上刻着玉宸宮字樣並娘娘名號。包公看罷，急忙包好，叫包興遞

過，自己離了座位。包興會意，雙手捧過包兒，來至娘娘面前，雙膝跪倒，將包兒頂在頭上，遞將過去；然後一拉竹杖，領至上座。入了座位，包公秉正參拜。娘娘吩咐：『卿家平身。哀家的冤枉，全仗卿家了。』包公奏道：『娘娘但請放心。臣敢不盡心竭力以報君乎。只是目下耳目衆多，恐有洩漏，實屬不便；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，權且認爲母子，庶免衆口紛紛，不知鳳意如何？』娘娘道：『既如此，但憑吾兒便了。』包公又往上叩頭謝恩。連忙立起，暗暗吩咐包興，如此如此。

包興便跑至廟外，只見縣官正在那裏吆喝地方呢。怪一此字疑衍。『欽差大人在此宿壇，你爲何不早早稟我知道？』范宗華分辯道：『大人到此，問這個，又問那個，又派小人放告，多少差使，連一點空兒無有，難道小人還有甚麼分身法不成？』一句話惹惱了縣官，一聲斷喝：『好奴才！你誤了差使，還敢強辯？就該打了你的狗腿！』說至此，恰好包興出來，便說道：『縣太爺，算了罷。老爺自己悞了，反倒怪他；他是張羅不過來吓。』縣官聽了，笑道：『大人跟前，須是不好

看。」包興道：「大人也不嗔怪，不要如此了。大人吩咐咧，立刻叫貴縣備新轎一乘，要伶俐丫鬢二名，並上好衣服簪環一分，急速辦來，立等立等！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。所有一切用度花費的銀兩，叫太爺務必開清，俟到京時再爲奉還。」又向范宗華笑道：「你起來罷，不用跪着了。方纔你帶來的老婆婆，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。老太太說你素日很照應，還要把你帶進京去呢。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。」范宗華聞聽，猶如入雲端的一般，樂的他不知怎麼樣纔好。包興又對縣官道：「貴縣將他的差使止了罷。大人吩咐，叫他隨着上京，沿途上伺候老太太，怎麼把他也打扮打扮纔好。這可打老爺個秋豐罷。」縣官連連答應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包興又道：「方纔分派的事，太爺趕緊就辦了罷。并將他帶去，就教他押解前來就是了。務必先將衣服首飾丫鬢，速速辦來。」縣官聞聽，趕忙去了。

包興進廟，稟覆了包公。又叫老道將雲堂小院打掃乾淨。不多時，丫鬢二名並衣服首飾一齊來到，服侍娘娘在雲堂小院沐浴更衣，不必細說。包公就在西殿內安

歇。連忙寫了書信，密封好，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，路上務要小心。

包興去後，范宗華進來與包公叩頭，並回明轎馬齊備，縣官沿途預備公館之事。包公見他通身換了服色，真是人仗衣帽，却不似先前光景。包公便吩咐他，一路小心伺候。老太太自有丫鬢服侍，你無事不准入內。范宗華答應退出。他却很知規矩，以爲破窰內的婆婆如今作了欽差的母親，自然非前可比。他那裏知道，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國母呢。至次日，將轎抬至雲堂小院的門首，丫鬢服侍娘娘上轎。包公手扶轎桿，一同出廟。只見外面預備停當，撥了四名差役跟隨老太太，范宗華隨在轎後也有匹馬。縣官又派了官兵四名護送。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，便說道：『母親先進公館，孩兒隨後即行。』娘娘說道：『吾兒在路行程，不必多禮。你也坐轎走罷。』包公連連稱『是』，方纔退下。衆人見包公走後，一個個方纔乘馬，也就起了身了。

這樣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，惟有公孫先生心下好生疑惑，却又猜不出是甚麼底

細。況且大人與包興機密至甚，先差包興入京送信去了。想來此事重大不可洩漏的，因此更不敢問，亦不向王馬張趙提起，惟有心中納悶而已。

單說包興揣了密書，連夜趕到開封。所有在府看守之人，俱各相見。衆人跪了老爺的鈞安。馬夫將馬擗去喂養刷溜，不必細表。包興來到內衙，敲響雲牌。裏面婦女出來問明，見是包興，連忙告訴丫鬢，稟明李氏誥命。誥命正因前次接了報摺，知道老爺已將龐昱鋤死，惟恐太師懷恨欲生奸計，每日提心弔膽。今日忽見包興獨自回來，不勝驚駭，急忙傳進。見面，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。包興急忙請安，答道：「老爺甚是平安。先打發小人送來密書一封。」說罷，雙手一呈。丫鬢接過，呈與夫人。夫人接來，先看皮面上寫着「平安」二字。即將外皮拆去，裏面却是小封套。正中籤上寫着「夫人密啓」。夫人忙用金簪挑開封套，抽出書來一看，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，假作母子，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，預備娘娘住宿。夫

人以婆媳禮相見，遮掩衆人耳目，千萬不可走漏風聲。後寫着：『看後付丙。』誥命看完，便問包興：『你還回去麼？』包興回道：『老爺吩咐小人，面遞了書信，仍然迎着回去。』夫人道：『正當如此。你回去迎着老爺，就說我接着書信內所云，俱已備辦了。請老爺放心。這也不便寫回信。』叫丫鬢拿二十兩銀子賞他。包興連忙謝賞，道：『夫人沒有甚麼吩咐，小人喂喂牲口也就趕回去了。』說罷，又請了一個稟辭的安。夫人點頭，說：『去罷。好好的伺候老爺。你不用我囑咐。告訴李才，不准懶惰。眼看差竣就回來了。』包興連連應『是』，方纔退出。自有相好衆人約他吃飯。

包興一壁道謝，一壁擦面。然後大家坐下吃飯，未免提了些官事。路上怎麼防刺客，怎麼劔龐昱。說至此，包興便問：『朝內老龐，沒有甚麼動靜吓？』夥伴答道：『可不是。他原參奏來着。上諭甚怒，將他兒子招供摔下來了。他瞧見沒有甚麼說的了，倒請了一回罪。皇上算是恩寬，也沒有降不是。大約俗們老爺這個毒兒

種得不小，將來總要隄防便了。』包興聽罷，點了點頭兒。又將陳州認母一節略說大概，以安衆心。惟恐娘娘轎來，大家盤詰之時不便。說罷，急忙吃畢。馬夫拉過馬來，包興上去，拱拱手兒，加上一鞭，他便迎了包公去了。

這裏誥命照書信預備停當，每日志志誠誠，敬候鳳駕。一日，只見前撥差役來了二名，進內衙敲響雲牌，回道：『太夫人已然進城，離府不遠了。』誥命忙換了吉服，帶領僕婦丫鬟在三堂後恭候。不多時，大轎抬至三堂落平，役人轎夫退出，掩了儀門，誥命方至轎前。早有丫鬟掀起轎簾。夫人親手去下扶手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『不孝媳婦包拯之妻李氏接見娘親，望婆婆恕罪。』太后伸手。李氏誥命忙將雙手遞過，彼此一拉。娘娘說道：『媳婦吾兒起來。』誥命將娘娘輕輕扶出轎外，攙至佛堂淨室。娘娘入坐。誥命遞茶。回頭吩咐丫鬟等，將跟老太太的丫鬟讓至別室歇息。誥命見屋內無人，復又跪下，方稱：『臣妾李氏，願娘娘千歲，千千歲。』

太后伸手相攙，說道：『吾兒千萬不可如此，已後總以婆媳相稱就是了。惟恐拘了國禮，儻有洩漏，反爲不美。俟包卿回來再作道理。況且哀家姓李媳婦你也姓李。俗娘兒就是母女。你不是我媳婦，是我女兒了。』誥命連忙謝恩。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，悄悄訴說一番，不覺昏花二目又落下淚來。自言：『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壞了，到如今諸物莫睹，只於透的三光。這可怎麼好？』說罷，又哭起來。誥命在旁流淚。猛然想起一物善能治目，我何不虛誠禱告；儻能天露將娘娘鳳目治好，一來是盡我一點忠心，二來也不辜負了此寶。欲要奏明，惟恐無效；若是不奏，又恐娘娘臨期不肯洗目。想了多時，只得勉強奏道：『臣妾有一古今盆，上有陰陽二孔，取接天露，便能醫目重明。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。』娘娘聞聽，暗暗說道：『好一個賢德的夫人！他見我痛傷入心，就如此的寬慰於我。莫要負他的好意。』便道：『我兒，既如此，你就叩天求露，儻有至誠格天，二目復明，豈不大妙呢。』誥命領了懿旨，又敍了一回閑話。伺候晚膳已畢，諸事分派妥當，方纔退

出。

看看掌燈以後，誥命洗淨了手，方將古今盆拿出。吩咐丫鬟秉燭來至園中，至誠焚香禱告天地，然後捧定金盆叩求天露。真是忠心感動天地。一來是誥命至誠，二來是該國母的難滿。起初盆內潮潤，繼而攢聚露珠，猶如哈氣一般；後來漸漸大了，只見滴溜溜滿盆亂轉，彷彿滾盤珠相似，左旋右轉，皆流入陰陽孔內，便不動了。誥命滿心歡喜，手捧金盆，擎至淨室，只累的兩膀酸麻汗下如雨。恰好娘娘尚未安寢。誥命捧上金盆。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，只覺冷泠泠通澈心腑，香馥馥透入泥丸，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汗，二目中稍覺轉動。閉目息神，不多時，忽然心花開朗，胸膈暢然。眼乃心之苗，不由的將二目一睜。那知道雲翳早退，瞳子重生，已然黑白分明，依舊的盈盈秋水了。娘娘這一歡喜，真是非常之樂。誥命更覺歡喜。

娘娘把手一拉誥命，方纔細細看了一番。只見兩傍有多少丫鬟，只得說道：

『虧我兒至誠感格，將老身二目醫好，都是出於媳婦孝心。』說着，說着，不由的一陣傷慘。誥命一見，連忙勸慰道：『母親此病原因傷心過度，如今初愈，止有歡喜的，不要悲傷。』娘娘點頭道：『此言甚是。我如今俱各看見了，再也不傷心了。我的兒，你也歇息去罷。有話，俗們母女明日再說罷。可是你說的，我二目甫愈，也該閉目養養神。』夫人見如此說，方纔退出。叫丫鬢攜了金盆，並囑咐衆人好生服侍，又派兩個得用的丫鬢前來幫着。吩咐已畢，慢慢回轉臥室去了。

次日，忽見包興前來稟道：『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。明日面了聖，方能回署。』夫人說：『知道了。』包興退出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開封府總管叅包相——南清宮太后認狄妃

且說李太后自鳳目重明之後，多虧了李誥命每日百般勸慰，諸事遂心，以致飲食起居無不合意。把個老太后哄的心兒裏喜歡，已覺玉容煥發，精神倍長，迥不是破窳的形景了。惟有這包興回來說：『老爺在大相國寺住宿，明日面聖。』誥命不由的有些懸心，惟恐見了聖上，起提龐昱之事，奏對抗直，致干聖怒，心內好生放心不下。

誰知次日，包公入朝見駕，奏明一切。天子甚誇辦事正直，深爲嘉賞。欽賜五

爪蟒袍一襲，攢珠寶帶一條，四喜白玉班指一個，珊瑚豆大荷包一對。包公謝恩。早朝已畢，方回至開封府。所有差役人等叩安。老爺連忙退入內衙，照舊穿着朝服。誥命迎將出來。彼此見禮後，老爺對夫人說道：『欲要參見太后，有勞夫人代爲啓奏。』夫人領命。知道老爺必要參見，早將僕婦丫鬟吩咐不准跟隨。引至佛堂靜室。

夫人在前，包公在後。來至明間，包公便止步。夫人掀簾入內，跪奏啓上太后：『今有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臣夫包拯差竣回京，前來參叩鳳駕。』太后聞聽，便問道：『吾兒那裏？』夫人奏道：『現在外間屋內。』太后吩咐：『快宣來。』夫人掀簾，早見包公跪倒塵埃，口稱：『臣包拯參見娘娘，願娘娘千歲，千千歲。臣孽室狹隘，有屈鳳駕，伏乞赦宥。』說罷，匍匐在地。太后吩咐：『吾兒抬起頭來。』包公秉正跪起。娘娘先前不過聞聲，如今方纔見面。見包公方面大耳，闊口微鬚，黑漆漆滿面生光，閃灼灼雙睛暴露，生成福相，長就威顏，跪在地下，還有

人高；真乃是丹心耿耿冲霄漢，黑面沉沉鎮鬼神。太后看罷，心中大喜，以爲仁宗有福，方能得這樣能臣。又轉想自己受此沉冤，不覺的滴下淚來，哭道：『哀家多虧你夫婦這一番的盡心。哀家之事，全仗包卿了。』包公叩頭奏道：『娘娘且免聖慮，微臣相機而作，務要秉正除奸，以匡國典。』娘娘一壁拭淚，一壁點頭，說道：『卿家平身，歇息去罷。』包公謝恩，鞠躬退出。誥命仍將軟簾放下，又勸娘娘一番。外面丫鬢見包公退出，方敢進來伺候。娘娘又對誥命說：『媳婦吓，你家老爺剛然回來，你也去罷，不必在此伺候了。』這原是娘娘一片愛惜之心，誰知反把個誥命說得不好意思，滿面通紅起來，招的娘娘也笑了。丫鬢掀簾，夫人只得退出，回轉臥室。

只見外面搬進行李，僕婦丫鬢正在那裏接收。誥命來至屋內，只見包公在那裏吃茶，放下茶杯，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『有勞夫人，傳宣官差完了。』夫人也笑了，道了鞍馬勞乏。彼此寒暄一番，方纔坐下。夫人便問一路光景。『爲龐昱一事妾身

好生耽心。』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。包公略略述說一番，夫人也不敢細問。便傳飯，夫妻共桌而食。食罷，吃茶，閒談幾句。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。包興回道：『草州橋的衙役回去，請示老爺，有甚麼分派？』包公便問：『在天齊廟所要衣服簪環，開了多少銀子？就叫他帶回。叫公孫先生寫一封回書道謝。』皆因老爺今日纔下馬，所有事件暫且未回。老爺也有些勞乏，便回後歇息去了。一宿不提。

至次日，老爺正在臥室梳洗，忽聽包興在廊下輕輕嗽了一聲。包公便問：『甚麼事？』包興隔窗稟道：『南清宮甯總管特來給老爺請安，說有話要面見。』包公素來從不接交內官，今見甯總管忽然親身來到，未免將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『他要見我作甚麼？你回覆他，就說我辦理公事不能接見。如有要事，候明日朝房再見罷。』包興剛要轉身，只聽夫人說：『且慢。』包興只得站住，却又聽不見裏面說些甚麼。遲了多時，只聽包公道：『夫人說的也是。』便叫包興：『將他讓在書房待茶，說

我梳洗畢，即便出迎。」包興轉身出去了。

你道夫人適纔與包公悄悄相商，說些甚麼？正是爲娘娘之事。說：『南清宮現有狄娘娘。知道甯總管前來，爲着何事呢？老爺何不見他，問問來歷。儻有機緣，娘娘若能與狄后見面，那時便好商量了。』包公方肯應允，連忙梳洗冠帶，前往書房而來。

單說包興奉命來請甯總管，說：『我們老爺正在梳洗，略爲少待，便來相見。請太輔書房少坐。』老甯聽見「相見」二字，樂了個眉開眼笑，道：『有勞管家引路。我說咱家既來了，沒有不賞臉的。素來的交情，焉有不賞見之理呢。』說着，說着，來至書房。李才連忙趕出掀簾。甯總管進入書房，見所有陳設毫無奢華俗態，點綴而已，不覺的嘖嘖稱羨。包興連忙點茶讓坐，且在下首相陪。甯總管知道是大人的親信，而且朝中時常見面，亦不敢小看于他。

正在攀話之際，忽聽外面老爺問道：『請進來沒有？』李才回道：『已然請至。』包興連忙迎出，已將簾子掀起，包公進屋。只見甯總管早已站立相迎，道：『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。一路勞乏，辛辛苦苦。原要昨日就來，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動，故此今早前來。惟恐大人飯後有事。大人可歇過乏來了？』說罷，倒地一揖。包公連忙還禮，道：『多承太輔惦念。未能奉拜，反先勞駕，心實不安。』說罷讓坐，從新點茶。包公便道：『太輔降臨，不知有何見教？望祈明示。』甯總管嘻嘻笑道：『咱家此來，不是甚麼官事。只因六合王爺深敬大人忠正賢能，時常在狄姑娘跟前提及。娘娘聽了甚爲歡喜。新近大人爲龐昱一事，先斬後奏，更顯得赤心爲國不畏權奸。我們王爺下朝，就把此事奏明娘娘。把個娘娘樂得了不得，說：「這纔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賢臣呢。」却又教導了王爺一番，說我們王爺年輕，總要跟着大人學習，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，庶不負聖上洪恩。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的很呢。只是無故的又不能親近。咱家一想：目下就是娘娘千秋華誕，大人何不備一

分水禮前去慶壽？從此親親近近，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愛喜之心，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着大人學習些見識，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呢？故此今日我來特送此信。」

包公聞聽，暗自沉吟道：「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，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。當今就知狄后是生母，那裏知道生母受如此之冤。莫如將計就計，如此如此，儻有機緣，到省了許多曲折。再者六合王亦是賢王，就是接交他，也不玷辱於我。」想罷，便問道：「但不知娘娘聖誕，在於何時？」甯總管道：「就是明日壽誕，後日生辰。不然，我們怎麼趕獐的似的呢？只因事在臨邛，故此特來送信。」包公道：「多承太輔指教掛心，敢不從命。還有一事，我想娘娘聖誕，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。現在家慈在署，明日先送禮，後日正期，家慈欲親身一往，豈不更親近麼？未知可否？」甯總管聞聽：「噯！怎麼老太太到了。如此更好。咱家回去，就在娘娘前奏明。」包公致謝道：「又要勞動太輔了。」老甯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既如此，咱家就回去了。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。等後日我在宮內，再接待他老人家

便了。』包公又托咐了一回：『家慈到宮時，還望照拂。』甯總管笑道：『這還用着大人吩咐？老人家前當盡心的。咱們的交情要緊。——不用送，請留步罷。』包公送至儀門。甯總管再三攔阻，方纔作別而去。

包公進內，見了夫人，細述一番，就叫夫人將方纔事暗暗奏明太后。夫人領命，往靜室去了。包公又來到書房，吩咐包興備一分壽禮，明日送往南清宮去；又囑他好好看待范宗華，事畢自有道理，千萬不可洩漏底裏與他。包興也深知此事重大。慢說范宗華，就是公孫先生王馬張趙諸人也被他瞞個結實。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，所謂「強將手下無弱兵」也。

至次日，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，與包公過了目，也無非是酒燭桃麪等物，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宮。自己隨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。已見人夫轎馬，送禮物的，抬的抬，扛的扛，人聲嘈雜擁擠不開。只得下馬，吩咐人役，俟這些人略散散時，再將

馬溜至王府。自己步行至府門。只見五間宮門，兩邊大炕，上坐着多少官員。又見各處送禮的，俱是手捧名帖，低言回語。那些王府官們還待理不理的。包興見此光景，只得走上台階來。至一位王官的跟前，從懷中掏出帖來，說道：『有勞老爺們，替我回稟一聲。……』纔說至此，只見那人將眼一翻，說：『你是那的？』包興道：『我乃開封府……』纔說了三個字，忽見那人站起來，說：『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。』包興道：『正是。』那人將包興一拉，說：『好兄弟，辛苦辛苦。今早總管爺就傳出諭來，說大人那裏今日必送禮來，我這裏正等候着呢。請罷，咱們裏面坐着。』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：『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那裏？你們倒是張羅張羅呀。』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：『那是包大人禮物？挑在這裏來。』

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，點茶陪坐，說道：『我們王爺今早就吩咐了。提道：『大人若送禮來，趕緊回稟。』兄弟既來了，還是要見王爺，還是不見呢？』包興答道：『既來了，敢則是見見好。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。』那人聞聽

道：『好兄弟，以後把老爺收了。僭們都是好兄弟。我姓王行三，我比兄弟齒長幾歲。你就叫我三哥。兄弟再來時，你問禿王三爺就是我。皆因我卸頂太早，人人皆叫我王三禿子。——我可不會唱打童。』說罷，一笑。只見禮物挑進，王三爺俱瞧過了，拿上帖，辭了包興，進內回話去了。

不多時，王三爺出來，對包興道：『王爺叫。在殿上等着呢。』包興連忙跟隨王三，來至大殿，步上玉階，遶走丹墀，至殿門以外；但見高捲簾櫳，正面一張太師椅上，坐着一位束髮金冠蟒袍玉帶的王爺，兩邊有多少內輔伺候。包興連忙叩頭。只聽上面說道：『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，說我問好。如此費心多禮，我却領了。改日朝中面見了，再謝。』又吩咐內輔：『將原帖璧回。給他謝帖，賞他五十兩銀子。』內輔忙忙交與王三。王三在旁悄悄說：『謝賞。』包興叩頭站起，仍隨王三爺，纔下銀安殿。只見那旁甯總管笑嘻嘻迎來，說道：『主管，你來了麼？昨日叫你受乏。回去見了大人，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了。明日請老太太只管來。老

娘娘說了，不在拜壽，爲是說說話兒。」包興答應。甯總管說：「恕我不陪了。」包興回說：「太輔請治事罷。」方隨着王三爺出來，仍要讓至書房，包興不肯。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。包興道了乏，直至宮門，請王三爺留步。王三爺務必聯着包興上馬。包興無奈，道：「恕罪。」下了台階，馬已拉過。包興認鑿上馬，口道：「磕頭了，磕頭了。」加鞭前行。心內思想：「我們八色水禮纔花了二十兩銀子。王爺倒賞了五十兩。真是待下恩寬。」

不多時，來至開封府，見了包公，將話一一回稟。包公點頭，來在後面，便問夫人：「見了太后，啓奏的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妾身已然回明。先前聽了爲難，說：『我去穿何服色？行何禮節？』」妾身道：「娘娘暫屈鳳體，穿一品服色。到了那裏，大約狄娘娘斷沒有居然受禮之理。事到臨期，見景生情，就混過去了。儻有機緣，洩漏實情，明是慶壽，暗裏却是進宮之機會。不知鳳意如何？」娘娘想了一想，方纔說：「事到臨頭，也不得不如此了。只好明日前往南清宮使了。」包公聽

見太后已經應允，不勝歡喜。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丫鬢跟去，外面再派人護送。

至次日，仍將轎子搭至三堂之上上轎，轎夫退出，掩了儀門。此時誥命已然伺候娘娘，梳洗已畢。及至換了服色之時，娘娘不覺淚下。誥命又勸慰幾句，總以大義爲要，方纔換了。收拾已完。夫人吩咐丫鬢等俱在三堂伺候去罷。衆人散出。誥命從新叩拜。此一拜不甚要緊，慢說娘娘，連誥命夫人也只止不住撲簌簌淚流滿面。娘娘用手相攙，哽噎的連話也說不出來。還是誥命強忍悲痛，切囑道：『娘娘此去，關乎國典禮法，千萬見景生情，透了真實。不可因小節悞了大事。』娘娘點頭，含淚道：『哀家二十載沉冤，多虧了你夫婦二人！此去若能重入宮闈，那時宜召我兒，再敘心曲便了。』夫人道：『臣妾理應朝賀，敢不奉召。』說罷，攙扶娘娘出了門，慢慢步至三堂之上。誥命伺候娘娘上轎坐穩，安好扶手。丫鬢放下轎簾。只聽太后說：『媳婦我兒，回去罷。』其聲甚慘。誥命答應，退入屏後。外面轎夫

進來，將轎抬起，慢慢的出了儀門。却見包公鞠躬伺候，上前手扶轎桿，跟隨出了衙署。娘娘看得明白，吩咐：『我兒回去罷，不必遠送了。』包公答應：『是。』止住了步，看轎子落了台階。又見那壁廂范宗華遠遠對着轎子，磕了一個頭。包公暗暗點首，道：『他不但有造化，并且有規矩。真乃福至心靈，不錯的。』只見包興打着頂馬，後面擁護多人，圍隨着去了。

包公回身進內，來到後面，見夫人眼睛哭的紅紅兒的，知是方纔與娘娘作別未免傷心，也不肯細問，不過悄悄的又議論一番。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狄后，是何光景？且自靜聽消息便了。妄擬多時。又與誥命談了些閒話。夫人又言道：『娘娘慈善，待人厚道，當初如何受此大害？這也是前生造定。』包公點頭歎息。仍來至書房，料理官事。

不知娘娘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十七回

第十八回

奏沉痾仁宗認國母——宜密詔良相審郭槐

且說包興跟隨太后，在前打着頂馬，來到南清宮。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，多半盡是關防轎。所有嬪妃貴妃王妃以及大員的命婦，往來不絕。

包興却懂規矩，預先催馬來至王府門下馬，將馬拴在樁上，步上宮門。恰見禿王三爺在那裏，忙執手上前道：『三老爺，我們老太太到了。』王三爺聞聽，飛跑進內。不多時，只見裏面出來了兩個內輔，對着門上衆人說道：『回事的老爺們聽着：娘娘傳諭，所有來的關防俱各道乏，一概迴避，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。』衆

人連聲答應。包興聞聽，卽催本府的轎夫抬至宮門，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。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興，讓至書房吃茶。今日見了，比昨日更覺親熱。

單說娘娘大轎抬至二門，早見出來了四個太監，將轎夫換出；又抬至三門，過了儀門，方纔落平。早有甯總管來至轎前，揭起簾子，口中說道：『請太夫人安。』忙去了扶手，自有跟來的丫鬚攙扶下轎。娘娘也瞧了瞧甯總管，也回問了一聲：『公公好？』甯總管便在前引路，來至寢宮。只見狄娘娘已在門外接待，遠遠的見了太夫人，吃了一驚，不覺心裏犯想，覺得面善，熟識得很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。娘娘來至跟前，欲行參拜之禮。狄后連忙用手攔住，說：『免禮。』娘娘也就不謙讓了。彼此攜手，一同入坐。

娘娘看狄后，比當時面目蒼老了許多。狄后此時對面細看，忽然想起好像李妃，因已賜死，再也想不到却是當今國母，只是心裏總覺不安。獻茶已畢，叙起話

來，問答如流，氣度從容，真是大家風範，把個狄后樂了個了不得，甚是投緣，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，多盤桓幾天。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，即便應允。遂叫內輔傳出：『所有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，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。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。』早有值日的內輔應聲答應，傳出去了。

這裏傳膳。狄后務要與太夫人并肩坐了，爲的是接談便宜。娘娘也不過讓，更顯得直爽大方。狄后尤其歡喜非常。飲酒間，狄后盛稱包公忠正賢良，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。娘娘略略謙遜。狄后又問太夫人年庚。娘娘答言：『四十二歲。』又問：『令郎年歲幾何？』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閉口無言，登時急的滿面通紅，再也答對不來。狄后看此光景，不便追問，即以酒的冷煖遮飾過去。娘娘也不肯飲酒了。便傳飯吃畢，散堂閒談。又到各處瞻仰一番，皆是狄后相陪。越瞧越像去世的李后，心中好生的犯疑，暗暗想道：『方纔問他兒子的歲數，他如何答不上來？竟會急的滿面通紅！世間那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？其中實有可疑。難道他竟

敢欺哄我不成？——也罷，既已將他留下，晚間叫他與我同眠，明是與他親熱，暗裏再細細盤詰他便了。』心中却是這等犯想，眼睛却不住的看，見娘娘舉止動作益發是李后無疑，心內更自委決不下了。

到了晚間，吃畢晚膳，仍是散坐閒話。狄后吩咐將靜室打掃乾淨，並將枕衾亦鋪設在淨室之中，我還要與夫人談心以消永夜。娘娘見此光景，正合心意。及至歸寢之時，所有承御之人，（連娘娘丫鬟自有安排）非呼喚不敢擅入。狄后因惦念着，盤問「爲何不知兒子的歲數呢？」便從此追問，即言夫人有意欺哄，是何道理？語語究的甚是緊急。娘娘不覺失聲答道：「皇姐，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？」雖然說出此語，已然悲不成音。狄后聞聽，不覺大驚，道：「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？」娘娘淚流滿面，那裏還說的出話來。狄后着急催促道：「此時房內無人，何不細細言來？」娘娘止住悲聲，方將當初受害，怎麼余忠替死，怎麼送往陳州，怎麼遇包

公假認爲母，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，多虧李氏誥命叩天求露洗目重明，今日來給皇姐祝壽，爲是吐露真情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險些兒沒有放聲哭出來。

狄后聽了目瞪口呆，不覺也落下淚來。半晌，說道：『不知有何證據？』娘娘卽將金丸取出，遞將過去。狄后接在手中，燈下驗明，連忙戰兢兢將金丸遞過，便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『臣妃不知鳳駕降臨，實屬多有冒犯，望乞太后娘娘赦宥！』李太后連忙還禮相攙，口稱：『皇姐，不要如此。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。』狄后謝道：『娘娘放心。臣妃自有道理。』便將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，用狸貓換出太子。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林，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。後來劉后之子病天，方將太后太子補了東宮之缺。因太子遊宮在寒宮見了娘娘，母子天性面帶淚痕。劉后生疑，拷問寇珠。寇珠懷忠，觸階而死。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，方將娘娘賜死情由，也說了一遍。李太后如夢方醒，不由傷心。狄后再三勸慰，太后方纔止淚，問道：『皇姐，如何叫皇兒知道，使我母子重逢呢？』狄后道：『待臣妃裝起

病來，遣甯總管奏知當今，聖上必然親來。那時臣妃吐露真情便了。』娘娘稱善。一宿不提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便派甯總管上朝奏明聖上，說：『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，甚是沉重。』甯總管不知底裏，不敢不去，只得遵懿旨上朝去了。狄后又將此事告知

六合王。

誰知聖上夜間得一奇夢，見彩鳳一隻，翎毛不全，望聖上哀叫三聲。仁宗從夢中驚醒，心裏納悶，不知是何緣故。及至五鼓，剛要臨朝，只見仁壽宮總管前來啓奏：說太后夜間得病，一夜無眠。天子聞聽，以爲應了夢兆，即先至仁壽宮請安，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，恐驚了太后。輕輕邁步，進了寢殿，已聽見了有呻吟之聲。忽聽見太后說：『寇宮人，你竟敢如此無理！』又聽噯喲一聲。此時宮人已將繡簾揭起。天子側身進內，來至御榻之前。劉后猛然驚醒，見天子在旁，便說：『有勞

皇兒掛念。哀家不過偶受風寒，沒有甚麼大病。且請放心。」天子問安已畢，立刻傳御醫調治。惟恐太后心內不耐煩，略略安慰幾句，即便退出。

纔離了仁壽宮，剛至分宮樓，只見南清宮總管跪倒，奏道：「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，奴婢特來啓奏。」仁宗聞聽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刻吩咐親臨南清宮。只見六合王迎接聖上。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。六合王含糊奏對：「娘娘夜間得病，此時略覺好些。」聖上心內稍覺安慰，便吩咐隨侍的俱各在外伺候，單帶陳林跟隨。

此旨一下，暗合六合王之心，側身前引，來至寢宮以內，但見靜悄悄寂寞無聲，連個承御丫鬢一個也無有。又見御榻之上，錦帳高懸，狄后面裏而臥。仁宗連忙上前問安。狄后翻轉身來，猛然間問道：「陛下，天下至重至大者，以何爲先？」天子答道：「莫過于孝。」狄后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既是孝字爲先，有爲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麼？又有人子爲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飄零的麼？」這兩句話問的天

子茫然不懂，猶以爲是狄后病中謔語。狄后又道：『此事臣妃盡知底蘊，惟恐陛下不信。』仁宗聽狄后自稱臣妃，不覺大驚道：『皇娘何出此言？望乞明白垂訓。』狄后轉身，從帳內拉出一個黃匣來，便道：『陛下，可知此物的來由麼？』仁宗接過，打開一看，見是一塊玉璽龍袂，上面有先皇的親筆御記：『鎮壓天狗冲犯，故此用上寶印。』仁宗看罷，連忙站起。

誰知老伴伴陳林在旁，睹物傷情，想起當年，早已淚流滿面。天子猛回頭見陳林啼哭，更覺詫異，便追問此袂的來由。狄后方將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，設計陷害李后。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，一個是金華宮承御寇珠，一個是陳林。寇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，那時就用此袂包裹，暗暗交付陳林。仁宗聽至此，又懸了陳林一眼。此時陳林已哭的淚人一般。狄后又道：『多虧陳林經了多少顛險，方將太子抱出，入南清宮內，在此撫養六年。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，補了東宮之缺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陛下見了寒宮母親落淚，纔惹起劉后疑忌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，

又要賜死母后。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。一個小太監余忠情願替太后殉難，秦鳳方將母后換出，送往陳州。後來秦鳳自焚，家中無主，母后不能存留，只落得破窖乞食。幸喜包卿在陳州放糧，由草橋認了母后，假稱母子以掩耳目。昨日與臣妃作壽，方能與國母見面。』仁宗聽罷，不勝驚駭，淚如雨下，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朕的皇娘現在何處？』只聽得罩壁後悲聲切切，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。仁宗見了發怔。

太后恐天子生疑，連忙將金丸取出，付與仁宗。天子接來一看，正與劉后金丸一般，只是上面刻的是玉宸宮，下書娘娘名號。仁宗搶行幾步，雙膝跪倒，道：『孩兒不孝，苦煞皇娘了！』說至此，不由放聲大哭。母子抱頭，悲痛不已。只見狄后已然下牀來，跪倒塵埃，匍匐請罪。連六合王及陳林俱各跪倒在旁，哀哀相勸。母子傷感多時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，攙扶起來；復又拉住陳林的手，哭道：『若不虧你忠心爲國，焉有朕躬！』陳林已然說不出話來，惟有流淚謝恩而已。大

家平身。仁宗又對太后說道：『皇娘如此受苦，孩兒枉爲天子。何以對滿朝文武？豈不得罪於天下乎？』說至此，又怨又憤。狄后在旁勸道：『聖上還朝降旨，卽着郭槐陳林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，包學士自有辦法。』這却是包公之計，命李誥命奏明李太后的。太后告訴狄后，狄后纔奏的。

當下仁宗准奏，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，然後駕轉回宮。立刻御筆草詔，密密封好，欽派郭槐陳林往開封府宣讀。郭槐以爲必是加封包公，欣然同定陳林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

且說包公自昨日伺候娘娘去後，遲不多時，包興便押空轎回來，說：『狄后將太夫人留下，要多住幾日。小人押空轎回來。那裏賞了跟役人等二十兩銀子，賞了轎上二十弔錢。』包公點頭，吩咐道：『明日五鼓，你到朝房打聽，要悄悄的。如有甚麼事，急忙回來，稟我知道。』包興領命。至次日黎明時，便回來了。知道包

公尚在臥室，連忙進內，在廊下輕輕咳嗽。包公便問：『你回來了？打聽有甚麼事沒有？』包興稟道：『打聽得劉后夜間欠安，聖上立刻駕至仁壽宮請安；後來又傳旨，立刻親臨南清宮，說狄后娘娘也病了。大約此時聖駕還未回宮呢。』包公聽畢，說：『知道了。』包興退出。包公與夫人計議道：『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，狄后設的機謀。』夫妻二人，暗暗歡喜。

纔用完早飯，忽報聖旨到了。包公忙換朝服，接入公堂之上。只見郭槐在前，陳林在後，手捧聖旨。郭槐自以為是都堂，應宣讀聖旨，展開御封。包公山呼已畢，郭槐便念道：『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『今有太監郭……』』剛念至此，他看見自己的名字，便不能向下念了。

旁邊陳林接過來，宣讀道：『「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，奸心叵測。先皇乏嗣，不思永祚之忠誠；太后懷胎，遽遭興妖之暗算。懷抱龍祿，不遵鳳詔，寇宮人之志可達天；離却北闕，竟赴南清，陳總管之忠堪貫日。因淚痕，生疑忌，將明朝

朗初吐寶珠，立斃杖下；假詛咒，進讒言，把氣昂昂一點余忠，替死梁間。致令堂堂國母，廿載沉冤，受盡了背井離鄉之苦。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，焉得有還珠返璧之期。似此滅倫悖理，宜當嚴審細推。按詔究出口供，依法剖其心腹。事關國典，理重君親。欽交開封府嚴加審訊。上命欽哉！」望詔謝恩。」

包公口呼『萬歲』。立起身來，接了聖旨，吩咐一聲：『拿下。』只見楞爺趙虎竟奔了賢伴陳林，伸手就去要拿。包公連忙喝住：『大膽！還不退下。』趙爺發愣。還是王朝馬漢將郭槐衣服冠履打去，提到當堂，向上跪倒。上面供奉聖旨。包公向左設了公座，傍邊設一側座，叫陳林坐了。當日包公入了公位，向郭槐說道：『你快將已往之事，從實招來。』

未識郭槐招與不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巧取供單郭槐受戮——明頒詔旨李后還宮

且說包公將郭槐拿下，喊了堂威，入了公座，傍邊又設了個側座叫陳林坐了。

包公便叫道：『郭槐，將當初陷害李后怎生抵換太子，從實招來。』郭槐說：『大人何出此言。當初係李妃產生妖孽，先皇震怒，纔貶冷宮，焉有抵換之理呢？』陳林接着說道：『既無有抵換，爲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，用裙縑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呢？』郭槐聞聽道：『陳總管，你爲何質証起咱家來？你我皆是進御之人，難道太后娘娘的性格你是不知道的麼？儼然回來太后懿旨到來，只怕你也吃罪不起。』包公聞

聽，微微冷笑道：『郭槐，你敢以劉后欺壓本閣麼？你不提劉后便罷；既已提出，說不得可要得罪了。』吩咐：『拉下去，重責二十板。』左右答應，一聲吶喊，將他翻倒在地，打了二十。只打得皮開肉綻，呲牙咧嘴，哀聲不絕。

包公問道：『郭槐，你還不招認麼？』郭槐到了此時，豈不知事關重大，橫了心再也不招，說道：『當日原是李妃產生妖孽，自招愆尤，與我郭槐甚麼相干。』包

公道：『既無抵換之事，爲何又將寇承御處死？』郭槐道：『那是因寇珠頂撞了太后，太后方纔施刑。』陳林在傍，又說道：『此話你又說差了。當初拷問寇承御，還是我掌刑杖。劉后諄諄追問着他，將太子抱出置于何地？你如何說是頂撞呢？』

郭槐聞聽，將雙眼一瞪，道：『既是你掌刑；生生是你下了毒手，將寇承御打的受刑不過，他纔觸階而死。爲何反來問我呢？』包公聞聽道：『好惡賊！竟敢如此的狡展！』吩咐：『左右，與我拶起來。』左右又一聲喊，將郭槐雙手併齊，套上拶子，把繩往左右一分。只聞郭槐殺豬也似的喊起來。包公問道：『郭槐，你還不招

認麼？」郭槐咬定牙根道：「沒有甚麼招的喲。」見他汗似蒸籠，面目更色。包公吩咐卸刑，鬆放拶子。時郭槐又是哀聲不絕，神魂不定，只得暫且收監，明日再問。先叫陳林將今日審問的情由，暫且覆旨。

包公退堂，來至書室，便叫包興請公孫先生。不多時，公孫策來到，已知此事的底裏，叅見包公已畢，在側坐了。包公道：「今日聖旨到來宣讀之時，先生想來已明白此事了。我也不用再說了。只是郭槐再不招認。我見拶他之時，頭上出汗，面目更改，恐有他變。此乃奉旨的欽犯，他又攔不住大刑，這便如何是好？故此請了先生來，設想一個法子，只傷皮肉，不動筋骨，要叫他招承方好。」公孫策道：「待晚生思索了，畫成式樣，再爲呈閱。」說罷，退出，來到自己房內，籌思多時。偶然想起，急忙提筆畫出，又擬了名兒，來到書房回稟包公。包公接來一看，上面註明尺寸，彷彿大熨斗相似，却不是平面，上面皆是垂珠圓頭釘兒，用鐵打就；臨用時將炭燒紅，把犯人肉厚處燙炙，再也不能損傷筋骨，止於皮肉受傷而

已。包公看了問道：『此刑可有名號？』公孫策道：『名曰「杏花雨」，取其落紅點點之意。』包公笑道：『這樣惡刑，却有這等雅名。先生真才人也！』即着公孫策立刻傳鐵匠打造。次日隔了一天，此刑業已打就。到了第三日，包公便升堂提審郭槐。

且說郭槐在監牢之中，又是手疼又是板瘡，呻吟不絕，飲食懶進，兩日光景便覺形容憔悴。他心中却暗自思道，我如今在此三日，爲何太后懿旨還不見到來呢？猛然又想起太后欠安，想來此事尙未得知。我是咬定牙根，橫了心再不招承。既無口供，包黑他也難以定案。只是聖上忽然間爲何想起此事來呢？真真令人不解。

正在犯思之際，忽然一提牢前來說道：『老爺升堂，請郭總管呢。』郭槐就知又要審訊了，不覺的心內突突的亂跳。隨着差役上了公堂。只見紅焰焰的一盆炭火內裏燒着一物，却不知是何作用。只得朝上跪倒。只聽包公問道：『郭槐，當初因何定計害了李后？用物抵換太子？從實招來。免得皮肉受苦。』郭槐道：『實無此事，叫咱家從何招起。若果有此事，慢說遲滯這些年，管保早已敗露了。望祈大

人詳察。』包公聞聽，不由怒髮沖冠，將驚堂一拍，道：『惡賊，你的奸謀業已敗露，連聖上皆知，尙敢推諉。其實可惡！』吩咐：『左右，將他剝去衣服。』上來四個差役，剝去衣服，露出脊背，左右二人把住。只見一人用個布帕連髮將頭按下去；那邊一人從火盆內攪起木把，拿起杏花雨，站在惡賊背上。只聽包公問道：『郭槐，你還不招麼？』郭槐橫了心，並不言語。包公吩咐用刑，只見杏花雨往下一落，登時皮肉皆焦，臭味難聞。只疼得惡賊渾身亂抖。先前還有哀叫之聲，後來只剩得發喘了。包公見此光景，只得吩咐住刑，容他喘息再問。左右將他扶住，郭槐那裏還扎掙得來呢，早已癱在地下。包公便叫搭下去。公孫策早已暗暗吩咐差役叫搭在獄神廟內。

郭槐到了獄神廟，只見提牢手捧盞碗，笑容滿面，到跟前悄悄的說道：『太輔老爺，多有受驚了。小人無物可敬，覓得定痛丸藥一服，特備黃酒一盅，請太輔老

爺用了，管保益氣安神。」郭槐見他勸慰懇懇，語言溫和，不由的接過來道：「生受你了。咱家儻有出頭之日，再不忘你便了。」提牢道：「老爺何出此言。如若離了開封，那時求太輔老爺略一伸手，小人便受攜帶多多矣。」一句話奉承的惡賊滿心歡喜，將藥并酒服下，立時覺得心神俱安。便問道：「此酒尙有否？」提牢道：「有，有。多着呢。」便叫人急速送酒來。自己接過，仍叫那人退了，又恭恭敬敬的給惡賊斟上。

郭槐見他如此光景，又精細，又周到，不勝歡喜。一壁飲酒，一壁問道：「你這幾日可曾聽見朝中有甚麼事情沒有呢？」提牢道：「沒有聽見甚麼咧。聽見說太后欠安，因寇宮人作祟，如今全愈了。聖上天天在仁壽宮請安。大約不過遲一二日，太后必然懿旨到來，那時太輔老爺必然無事。就是我們大人，也不敢違背懿旨。」郭槐聽至此，心內暢然，連吃了幾杯。

誰知前兩日肚內未曾吃飯，今日一連喝了幾碗空心酒，不覺的面赤心跳二目矇

臃，登時醉醺醺起來，有些前仰後合。提牢見此光景，便將酒撤去，自己也就迴避了。只落得惡賊一人，踉踉涼涼，雖然多飲，心內却牽挂此事，不能去懷，暗暗躊躇道：『方纔聽提牢說，太后欠安，却因寇宮人作祟；幸喜如今全愈了。太后懿旨不一日也就下來了。』又想：『寇宮人死的本來冤枉，難怪他作祟。』

正在胡思亂想，覺得一陣陣涼風習習，塵沙簌簌，落在窗櫺之上。而且又在春暮之時，對此悽悽慘慘的光景。猛見前面似有人形，若近若遠，呖呖唔唔聲音。郭槐一見，不由的心中膽怯起來。纔要喚人，只見那人影兒來至面前，說道：『郭槐，你不要害怕。奴非別人，乃寇承御，特來求太輔質對一言。昨日與太后已在森羅殿証明。太后說此事皆是太輔主裁，故此放太后回宮。并且查得太后與太輔尚有陽壽一紀，奴家不能久在幽冥，今日特來與太輔辨明當初之事，奴便超生去也。』郭槐聞聽，毛骨悚然。又見面前之人，披髮滿面血痕，惟聞得嚙聲細氣，已知是寇宮人顯魂，正對了方纔提牢之話，不由的答道：『寇宮人，真正委屈死你了。當初

原是我與尤婆定計用剝皮狸貓換出太子，陷害李后。你彼時並不知情，竟自含冤而死。如今我既有陽壽一紀，儻能出獄，我請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。』又聽女鬼哭道：『郭太輔，你既有此好心，奴家感謝不盡。少時到森羅殿，只要太輔將當初之事說明，奴家使得超生，何用僧道超度；若懺悔不至誠，反生罪孽。……』

剛言至此，忽聽鬼語啾啾，出來了兩個小鬼，手執追命索牌，說：『閻羅天子升殿，立召郭槐的生魂隨屈死的冤鬼前往質對。』說罷，拉了郭槐就走。惡賊到了此時，恍恍惚惚，不因不由跟着。灣灣曲曲，來到一座殿上，只見黑悽悽，陰慘慘，也辨不出東南西北。忽聽小鬼說道：『跪下。』惡賊連忙跪倒。便叫道：『郭槐，你與劉后所作之事，冊籍業已註明，理應隨入輪迴；奈你陽壽未終，必當回生陽世，惟有寇珠冤魂，地府不便收此遊蕩女鬼。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，你便從此超生。事已如此，不可隱瞞了。』郭槐聞聽，連忙朝上叩頭，便將當初劉后圖謀正宮，用剝皮狸貓抵換太子，陷害了李妃的情由，述說一遍。

忽見燈光明亮，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，兩旁衙役羅列，真不亞如森羅殿一般。早有書吏將口供呈上，又有獄神廟內書吏一名，亦將郭槐與女鬼說的言語一并呈上。包公一同看了，吩咐拿下去，叫他畫供。惡賊到了此時無奈，已知落在圈套，只得把招畫了。

你道女鬼是誰？乃是公孫策暗差耿春鄭平到勾欄院將妓女王三巧喚來。多虧公孫策諄諄教演，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，賞了他五十兩銀子，打發他回去了。

此時包公仍將郭槐寄監，派人好生看守。等次日五鼓上朝，奏明仁宗，將供招謹呈御覽。仁宗袖了供招。朝散回宮，便往仁壽宮而來。見劉后沉昏之間，手舞足蹈，似有招架之態。猛然醒來，見天子立在面前，便道：『郭槐係先皇老臣，望皇兒格外赦宥。』仁宗聞聽，也不答言，從袖中將郭槐的供招向劉后前一擲。劉后見此光景，拿起一看，登時膽裂魂飛，氣堵咽喉。久病之人，如何禁得住罪犯天條。

一嚇竟自「嗚呼哀哉」了。仁宗吩咐將劉后抬入偏殿，按妃禮殯殮了，草草奉移而已。傳旨即刻打掃宮院。

次日升殿，羣臣山呼已畢。聖上宣召包公，便將劉后驚懼而亡，就着包卿代朕草詔頒行天下，匡正國典。從此黎民內外臣宰，方知國母太后姓李，却不姓劉。當時聖上着欽天監揀了吉日，齋戒沐浴，告祭各廟，然後排了鑾輿，帶領合朝文武，親詣南清宮迎請太后還宮。所有禮節自有儀典，不必細表。太后娘娘乘了御輦，狄后賢妃也乘了寶輿，跟隨入宮。仁宗天子請了太后之後，先行回鑾，在宮內伺候。此時王妃命婦俱各入朝，排班迎接鳳駕。太后入宮，升座受賀已畢。起身更衣。傳旨宣召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進宮。太后與狄后仍以姐妹之禮相見，重加賞賜。仁宗亦有酬報，不必細表。

外面衆臣朝賀已畢。天子傳旨，將郭槐立劓。此時尤婆已死，照例戮屍。又傳旨，在仁壽宮壽山福海地面丈量妥協，左邊勅建寇宮人祠堂名曰忠烈祠；右邊勅建秦

鳳余忠祠堂，名曰雙義祠。工竣，親詣拈香。

一日，老丞相王芑遞了一本，因年老力衰，情願告老休致。聖上憐念元老，仍賞食全俸，准其養老。即將包公加封爲首相。包公又奏明公孫策與四勇士累有叅贊功績。仁宗于是封公孫策爲主簿，四勇士俱賞六品校尉，仍在開封府供職。又奉太后懿旨，封陳林爲都堂，范宗華爲承信郎；將破窰改爲廟宇，欽賜白銀千兩，香火地十頃，就叫范宗華爲廟官，春秋兩祭，永垂不朽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十九回

第二十回

受魘魔忠良遭大難——殺妖道豪傑立奇功

且說包公自升爲首相，每日勤勞王事，不畏權奸，秉正條陳，聖上無有不允。就是滿朝文武誰不欽仰，縱然素有仇隙之人，到了此時也奈何他不得。

一日，包公朝罷，來到開封，進了書房，親自寫了一封書信，叫包興備厚禮一分，外帶銀三百兩，選了個能幹差役前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聘請南俠展熊飛；又寫了家信二并前去。

剛然去後，只見值班頭目向上跪倒：『啓上相爺，外面有男女二人，口稱冤枉，前來伸訴。』包公吩咐，點鼓升堂。立刻帶至堂上。包公見男女二人，皆有五旬年紀。先叫將婆子帶上來。婆子上前跪倒，訴說道：『婆子楊氏。丈夫姓黃久已去世。有二個女兒，長名金香，次名玉香。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盛之子爲妻。昨日他家娶去，婆子因女兒出嫁未免傷心。及至去了之後，誰知我的大女兒却不見了。婆子又忙到各處尋找，再也沒有，急的婆子要死。老爺想，婆子一生就仗着女兒。我寡婦失業的，原打算將來兩個女婿，有半子之勞，可以照看。寡婦如今把個大女兒丟了，竟自不知去向。婆子又是急，又是傷心，正在啼哭之時；不想我們親家趙國盛找了我來，合我不依，說我把女兒抵換了。彼此分爭不清，故此前來，求老爺替我們判斷判斷，找找我的女兒纔好。』包公聽罷，問道：『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？』楊氏道：『慢說親眷，就是街坊鄰舍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。婆子孤苦的很呢。』說至此，就哭起來了。

包公吩咐，把婆子帶下去，將趙國盛帶上來。趙國盛上前跪倒，訴道：『小人趙國盛原與楊氏是親家。他有兩個女兒，大的醜陋，小的俊俏，小人與兒子定的是他小女兒。娶來一看，却是他大女兒。因此急急趕到他家，與他分爭，爲何抵換。不料楊氏他倒不依，說小人把他兩個女兒都娶去了，欺負他孀居寡婦了。因此到老爺台前，求老爺剖斷剖斷。』包公問道：『趙國盛，你可認明是他大女兒麼？』趙國盛道：『怎麼認得不明呢。當初有我們親家在日，未作親時，他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，大的極醜，小的甚俊。因小人愛他小女，纔與小人兒子定了親事。那個醜的，小人斷不要的。』包公聽罷，點了點頭。便叫：『你二人且自回去，聽候傳訊。』

老爺退堂，來至書房，將此事揣度。包興倒過茶來，恭恭敬敬，送至包公面前。只見包公坐在椅上身體亂幌，兩眼發直，也不言語，也不接茶。包興見此光景，連忙放下茶杯，悄悄問道：『老爺怎麼了？』包公忽然將身子一挺，說道：『好

血腥氣吓！』往後便倒，昏迷不醒。包興急急扶着，口中亂叫：『老爺！老爺！』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，彼此攙扶，抬至牀榻之上。一時傳到裏面。李氏誥命聞聽，唬得驚疑不止，連忙趕至書房看視。李才等急迴避。只見包公躺在牀上，雙眉緊皺，二目難睜，四肢全然不動，一語也不發。夫人看畢，不知是何緣故。正在納悶，包興在窗外道：『啓上夫人，公孫主簿前來與老爺診脈。』夫人聞聽，只得帶領丫鬟迴避。

包興同着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。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。診了左脈，連說：『無妨。』又診右脈，便道：『怪事！』包興在旁，問道：『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？』公孫策道：『據我看來，相爺六脈平和並無病症。』又摸了摸頭上並心上，再細氣息亦順，彷彿睡着的一般。包興將方纔的形景述說一遍。公孫策聞得便覺納悶，並斷不出病從何處起的。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，并稟明須要啓奏。自己便寫了告病摺子，來日五鼓，上朝呈遞。

天子聞奏，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診脈，也斷不出是何病症。一時太后也知道了，又派老伴伴陳林前來看視。此時開封府內外上下人等，也有求神問卜的，也有說偏方的。無奈包公昏迷不省，人事不知，飲食不進，止于酣睡而已。幸虧公孫先生頗曉醫理，不時在書房診脈照料。至於包興李才更不消說了，晝夜環繞，不離左右。就是李氏誥命，一日也是要到書房幾次。惟有外面公孫策與四勇士，個個急的擦拳撲掌，短嘆長吁，竟自無法可施。

誰知一連就是五天。公孫策看包公脈息，漸漸的微弱起來。大家不由的着急。獨包興與別人不同。他見老爺這般光景，因想當初罷職之時曾在大相國寺得病，與此次相同，那時多虧了然和尚醫治。偏偏他又雲遊去了。由此便想起，當初經了多少顛險，受了多少奔波，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。不想舊病復發，竟自不能醫治。越想越愁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

正在淚泣之際，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，『言展熊飛並未在家。老僕

說：「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來，必然急急的趕赴開封，決不負相爺大恩。」又說：「家信也送到了，現有帶來的回信。老爺府上俱各平安。」差人說了許多的話，包興他止于出神，點頭而已，把家信接過，送進去了。信內無非是「平安」二字。

你道南俠那裏去了？他乃行義之人，浪跡萍踪原無定向。自截了駝驕將金玉仙送至觀音菴與馬漢分別之後，他便朝遊名山，暮宿古廟。凡有不平之事，他不知又作了多少。每日閒遊，偶聞得人人傳說，處處講論，說當今國母原來姓李，却不姓劉，多虧了包公訪查出來。現今包公入閣，拜了首相。當作一件新聞，處處傳聞。南俠聽在耳內，心中暗暗歡喜道：「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。」

一日午間，來至榆林鎮，上酒樓獨坐飲酒。正在舉杯要飲，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來，年紀約有三旬上下，面黃肌瘦，憔悴形容，却有幾分姿色。及至看他身上穿着，雖是粗布衣服，却又極其乾淨。見他欲言不言，遲疑半晌，羞的面紅過耳，

方纔說道：『奴家王氏，丈夫名叫胡成，現在三寶村居住。因年荒歲旱，家無生理，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，萬分出于無奈；故此小婦人出來拋頭露面，沿街乞化，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。』說罷，深深萬福，不覺落下淚來。

展爺見他說的可憐，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錠銀子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『既是如此；將此銀拿去，急急回家贖帖藥餌，餘者作爲養病之資，不要沿街乞化了。』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，約有三兩多，却不敢受，便道：『貴客方便，賜我幾文錢足矣。如此厚賜，小婦人實不敢領的。』展爺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我施捨于你，你爲何拒而不納呢？這却令人不解。』婦人道：『貴客有所不知。小婦人求乞，全是出于無奈。今日但將此銀拿回家去，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，那時恐負貴客一番美意。』展爺聽罷，甚爲有理。

誰知堂官在旁插言道：『你只管放心。這位旣言施捨，你便拿回。若你婆婆丈夫嗔怪時，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。我便是個証見。難道你還不放心麼？』展爺連

忙稱是，道：『你只管拿去罷，不必疑惑了。』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，拿起銀子下樓去了。跑堂又向展爺添酒要菜。也下樓去了。

不料那邊有一人。他見展爺給了那婦人半錠銀子，便微微的說笑。此人名喚季婁兒，爲人譎詐多端，極是個不良之輩。他向展爺說道：『客官不當給這婦人許多銀子。他乃故意作生理的。前次有個人贈銀與他，後來被他丈夫訛詐，說調戲他女人了，逼索遮羞銀一百兩，方纔完事。如今客官給他銀兩，惟恐少時他丈夫又來要訛詐呢。』展爺聞聽，雖不介意，不由的心中輾轉道：『若依此人所說，天下人還敢有行善的麼？他要果真訛詐，我却不怕他；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局騙了。細細想來，似這樣人也就好生可惡呢！——也罷，我原は無事，何不到三寶村走走。若果有此事，將他處治一番，以戒下次。』想罷，喫了酒飯，會錢下樓，出門向人問明三寶村而來。相離不遠，見天色甚早，路旁有一道士廟，叫作通真觀。展爺便在此廟作了下處。因老道邢吉有事拜壇去，觀內只見兩個小道士名喚談明談月，就在

廟二門外西殿內住下。

天交初鼓，展爺換了夜行衣服，離了通真觀，來到三寶村胡成家內，早已聽見婆子啼聲，男子恨怨，婦人啼哭，嘈嘈不休。忽聽婆子道：『若非有外心，何以有許多銀子呢？』男子接着說道：『母親不必說了。明日叫他娘家領回就是了。』並聽不見婦人折辨，惟有嗚嗚的哭泣而已。南俠聽至此，想起白日婦人在酒樓之言，却有先見之明，嘆息不止。

猛抬頭忽見外有一人影，又聽得高聲說道：『既拿我的銀子，應了我的事，就該早些出來。如今既不出來，必須將銀子早早還我。』南俠聞聽，氣冲牛斗，趕出籬門，一伸手把那人揪住。仔細看時，却是季婁兒。季婁兒害怕，哀告道：『大王爺，饒命！』南俠也不答言，將他輕輕一提，扭至院內，也就高聲說道：『吾乃夜遊神是也。適遇日遊神，曾言午間有賢孝節婦，因婆婆丈夫染病，含羞乞化，在酒

樓上遇正直君子，憐念孝婦，贈銀半錠。誰知被奸人看見，頓起不良之心，夜間前來訛詐。吾神在此，豈容奸人陷害？且隨吾神到荒郊之外，免得連累良善之家。」說罷，提了季婁兒出籬門去了。胡家母子聽了，方知媳婦得銀之故，連忙安慰王氏一番，深感賢婦不提。

且說南俠將季婁兒提至曠野，拔劍斬訖。見斜刺裏有一曲蜒小路，以爲從此可以奔至大路，信步行去。見面前一段高牆，細細看來，原來是通真觀的後閣，不由的滿心歡喜。自己暗暗道：『不想倒走近便了。我何不從後面而入，豈不省事。』將身子一縱，上了牆頭，翻身軀輕輕落在裏面，躡步悄足行來。偶見跨所內燈光閃灼，心中想道：『此時已交三鼓之半，爲何尚有燈光？我何不看看呢。』用手推門，却是關閉，只得飛身上牆頭。見人影照在窗上，彷彿小道士談月光景。忽又聽見婦人說道：『你我雖然定下此計，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，人家依與不依。』

又聽得小道士說：『他縱然不依，自有我那岳母答覆他，怕他怎的？你休要多慮，趁此美景良宵，且自同赴陽台要緊。』說着，便立起身來。展爺聽到此處，心中暗道：『原來小道士作此暗昧之事，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！且待明日，再作道理。』

（大凡夜行人最忌的是採花，又忌的是聽。）

展爺剛轉身，忽又聽見婦人說道：『我問問你。你說龐太師暗害包公，此事到底是怎麼樣了？』展爺聽了此句，連忙縮腳側聽。只聽談月道：『你不知道，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，現今在龐太師花園設壇，如今業已五日了；趕到七日，必然成功。那時得謝銀一千兩，我將此銀偷出，咱們遠走高飛，豈不是長久夫妻麼？』

展爺聽了，登時驚疑不止。連忙落下牆來，趕到前面殿內，束束包裹，並不換衣，也不告辭，竟奔汴梁城內而來。不過片時工夫，已至城下。見滿天星斗，聽了聽正打四更。展爺無奈何，繞過護城河，來至城下，將包袱打開，把爬城索取出，依法安好，一步一步上得城來；將爬城索取上，上面安好，墜城而下。腳落實地，

將索抖下，收入包袱內，背在肩上，直奔龐太師府而來。來至花園牆外，找了棵小樹將包袱挂上，這纔跳進花園。只見高結法台，點燭焚香，有一老道披着髮在上面作法。展爺暗暗步上高台，在老道身後，悄悄的抽出劍來。

不知老道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擲人頭南俠驚佞黨——除邪崇學士審虔婆

且說邢吉正在作法，忽聽得腦後寒光一縷，急將身體一閃。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，煞氣騰騰，一道陽光直奔瓶上。——所謂邪不侵正。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亮，將個瓶子炸爲兩半。老道見他法術已破，不覺哎喲了一聲，栽下法台。展爺恐他逃走，翻身趕下臺來。老道剛然爬起要跑，展爺抽後就是一脚。老道往前一撲，爬在地下。展爺卽上前從腦後手起劍落，已然身首異處。展爺斬了老道，從新上臺來細看，見桌上污血狼籍，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。連忙輕輕提出，低頭一看，見有圍

桌，便扯了一塊，將木頭人兒包裹好了，揣在懷內。下得臺來，提了人頭，竟奔書房而來。此時已有五鼓之半。

且說龐吉正與龐福在書房，說道：『今日天明已是六日，明日便可成功。雖然報了殺子之讎，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。』剛說至此，只聽得唳唳的一聲，把窗戶上大玻璃打破，擲進一個毛茸茸血淋淋的人頭來。龐吉猛然吃這一嚇，幾乎在椅子上栽倒。傍邊龐福嚇縮作一團。遲了半晌，並無動靜。龐賊主僕方纔仗着膽子，掌燈看時，却是老道邢吉的首級。龐吉忽然省悟。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，前來破了法術，殺了老道。即叫龐福傳喚家人四下裏搜尋，那裏有個人影。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，埋了老道尸首，撤去法臺，忿忿悔恨而已。

且說南俠離了花園，來至牆外樹上，將包裹取下，拿了大衫披在身上，直奔開封。只見內外燈燭輝煌，俱是守護相爺。連忙叫人通報。公孫先生聞聽展爺到來，

不勝歡喜，便同四勇士一併迎將出來。剛然見面不及叙寒溫，展爺便道：『相爺身體欠安麼？』公孫先生詫異道：『吾兄何以知之？』展爺道：『且到裏面，再爲細講。』大家拱手來至公所，將包裹放下。彼此遜坐，獻茶已畢。公孫策便問展爺：『何以知道相爺染病？請道其詳。』南俠道：『說起來話長。衆位賢弟且看此物，便知分曉。』說罷，懷中掏出一物，連忙打開，却是一塊圍桌片兒，裏面裹定一個木頭人兒。公孫策接來，與衆人在燈下仔細端詳，不解其故。公孫策又細細看出，上面有字，彷彿是包公的名字與年庚，不覺失聲道：『噯喲！這是使的魘魔法兒罷。』展爺道：『還是老先生大才，猜的不錯。』衆人便問展爺，此物從何處得來。展爺纔待要說，只見包興從裏跑出來道：『相爺已然醒來，今已坐起，現在書房喝粥呢。派我出來。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。叫我來請進書房一看。不知展爺來也不會？』大家聽了，各各歡喜。原是燈下圍繞着看木頭人兒，包興未看見展爺，倒是展爺連忙站起，過來見了包興。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，便道：『果然展爺來了。請

罷！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呢。」

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，參見包公。包公連忙讓坐。展爺告坐，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公孫主簿在側首下位相陪。只聽包公道：「本閣屢叨義士救護，何以酬報。卽如今若非義士，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！從今後務望義士常在開封，扶助一二，庶不負渴想之誠。」展爺連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公孫策在傍答道：「前次相爺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請吾兄，恰值公出未回。不料吾兄今日纔到。」展爺道：「小弟萍踪無定。因聞得老爺拜了相，特來叅賀。不想在通真觀聞得老爺得病原由，故此連夜趕來。果然老爺病體全愈，在下方能略盡微忱。這也是相爺洪福所致。」包公與公孫策聞聽展爺之言，不甚明白，問：「通真觀在那裏？如何在那裏聽得信呢？」展爺道：「通真觀離三寶莊不遠。」便將夜間在跨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的言語，因此急急趕到太師的花園，正見老道拜壇，瓶子炸了，將老道殺死，包了木人前來；滔滔不斷，述說了一遍。包公聞聽，如夢方醒。公孫策在旁道：「如

此說來，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。」一句話提醒包公，說：「是呀，前次那婆子他說不見了女兒，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？」公孫策連忙稱「是。相爺所見不差。」復又站起身來，將遞摺子告病，聖上欽派陳林前來看視，并賞御醫診視，一併稟明。包公點頭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先生辦一本叅奏的摺子。一來恭請聖安，銷假謝恩；一來叅龐太師善用魘魔妖法，暗中謀害大臣，即以木人并殺死的老道邢吉爲証。我于後日五鼓上朝呈遞。」包公吩咐已畢。公孫策連忙稱「是」。只見展爺起身告辭。因老爺初愈，惟恐勞了神思。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款待。二人作別，離了書房。

此時天已黎明，包公略爲歇息，自有包興李才二人伺候。外面公所內，展爺與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各敘闊別之情。展爺又將新聞相爺欠安的情由，述說一遍。大家聞聽，方纔省悟，不勝歡喜。雖然熬了幾夜未能安眠，到了此時，各各精神煥發，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雲外了。所謂「人逢喜事精神長」，是再不能錯的。彼此

正在交談。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筷，擺上酒餚，極其豐盛，却是四勇士於展爺見包公之時，便吩咐廚房趕辦餚饌。一來與展爺接風擲塵；彼此大家慶賀。因這些日子相爺欠安，鬧的上下沸騰，各各愁煩焦躁，誰還拿飯當事呢，不過是喝幾杯悶酒而已。今日這一暢快，真是非常之樂。換盞傳杯，高談闊論。說到快活之時，投機之處，不由的哈哈大笑，歡呼振耳。惟有四爺趙虎比別人尤其放肆，杯杯淨，盞盞乾，樂的他手舞足蹈，未免的醜態畢露。

包興忽然從外面進來，大家彼此讓坐。包興滿面笑容道：『我奉相爺之命出來派差，抽空特來敬展爺一二杯。』展爺忙道：『豈敢，豈敢。適纔酒已過量，斷難從命。』包興那裏肯依。趙虎在旁攛掇，定要叫展爺立飲三杯。還是王朝分解，叫包興滿滿斟上了一盞敬展爺。展爺連忙接過，一飲而盡。大家又讓包興坐下。包興道：『我是不得空兒的，還要覆命相爺。』公孫策問道：『此時相爺又派出甚麼差使呢？』包興道：『相爺方纔睡醒，喝了粥，吃了點心，便立刻出籤叫往通真觀捉』

拿談明談月合那婦人，並傳黃寡婦趙國盛一齊到案。大約傳到，就要升堂辦事。可見相爺爲國爲民，時刻在念，真不愧首相之位，實乃國家之大幸也！」包興告辭，上書房回話去了。

這裏衆人聽見相爺升堂，大家不敢多飲。惟有趙虎已經醉了，連忙用飯已畢，公孫策便約了展爺來至自己屋內，一壁說話，一壁打算叅奏的摺底。

此時已將談明談月并金香玉香以及黃寡婦趙國盛，俱各傳到。包公立刻升堂。喊了堂，入了座，便吩咐先帶談明。卽將談明帶上堂來，雙膝跪倒。見他有三句以上，形容枯瘦，舉止端詳，不像個作惡之人。包公問道：「你就是叫談明的麼？快將所作之事報上來。」談明向上叩頭，道：「小道士談明，師傅邢吉，在通真觀內出家。當初原是我師徒二人，我師傅邢吉每每作些暗昧之事，是小道時常諫勸，但不肯聽勸，反加責處；因此小道憂思成病。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，他來看視

小道。因他賭博蓄娼無所不爲，鬧的甚是狼狽，原是探病爲由，前來借貸。小道如何肯理他呢。他便哀求啼哭。誰知被師傅邢吉聽見，將他叫去，不知怎麼三言兩語，也出了家了。登時換了衣服鞋襪，起名叫作談月，嚶喲！老爺呀！自談月到了廟中，我師傅如虎生翼。他二人作的不尷不尬之事，難以盡言。後來我師傅被龐太師請去，却是談月跟隨，小道在廟看守。忽見一日夜間，有人敲門。小道連忙開了山門一看，只見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士一同進來。小道以爲是同道。——不然，又不知是他師徒行的甚麼鬼祟，小道也不敢管。關了山門，便自睡了。至次日，小道因談月帶了同道之人，也應當見禮。小道便到跨所，進去一看，就把小道嚇慌了。誰知不是道士，却是個少年女子，在那裏梳頭呢。小道纔要抽身，却見談月小解回來，便道：「師兄既已看見，我也不必隱瞞。此女乃是我暗裏帶來。無事便罷；如要有事，自有我一人承當，惟求師兄不要聲張就是了」。老爺想小道素來受他的挾制，他如此說，小道還能管他麼？只得諾諾退去，求其他不加害於我，便是萬幸。

了。自那日爲始，他每日又到龐太師府中去，他便將跨所封鎖。回來時，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。不想今日他剛要走，就被老爺這裏去了多人，將我等拿獲。這便是實在事跡。小道敢作証見，再不敢撒謊的。」老爺聽罷，暗暗點頭道：「看此道不是作惡之人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便吩咐帶在一旁。

便帶談月。只見談月上堂跪倒。老爺留神細看，見他約有二旬年歲，生得甚是俏麗，兩個眼睛滴溜啾嚙的亂轉，已露出是個不良之輩了。又見他滿身華裳，更不是出家的形景。老爺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姦人婦女，私行拐帶，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？講！」談月纔待開言。只見談明在旁厲聲道：「談月，今日到了公堂之上，你可要從實招上去。我方纔將你所作所爲，俱各稟明了。」一句話把個談月噎的倒抽了一口氣，只得據實招道：「小道談月。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，只見有兩個女子，一個極醜，一個很俊，小道便留心。後來一來二去，漸漸的熟識。每日見那女子門前站立，彼此俱有眷戀之心，便暗定私約，悄從後門出入。不想被黃寡婦撞

見，是小道多用金帛買囑黃寡婦，便應允了。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，黃寡婦着了急了，便定了計策。就那日迎娶的夜裏，趁着忙亂之際，小道算是俗家的親戚，便將玉香改粧私行逃走。彼時已與金香說明。他原是長的醜陋，無人聘娶，莫若頂替去了。到了那裏，生米已成熟飯了，他也就反悔不來了。心想是個巧宗兒。誰知今日犯在當官。』說罷，往上磕頭。

包公問道：『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？』談月道：『紋銀三百兩。』包公問道：『你一個小道士，那裏有許多銀子呢？』談月道：『是偷我師傅的。』包公道：

『你師傅那有許多銀子呢？』談月道：『我師傅原有魘魔神法，百發百中。若要害人，只用桃木做個人兒，上面寫着名姓年庚，用汚血裝在瓶內。我師傅作起法來，只消七日，那人便氣絕身亡。只因老包……』說至此，自己連忙啐了一口，「呸！呸！」只因老爺有殺龐太師之子之仇，龐太師懷恨在心，將我師傅請去。言明作成此事謝銀一千五百兩。我師傅先要五百兩，下欠一千兩，等候事成再給……』包

公聽罷，便道：『怪得你還要偷你師傅一千兩，與玉香遠走高飛，作長久夫妻呢！這就是了。』談月聽了此言，吃驚不小。『此話是我與玉香說的，老爺如何知道呢？』必是被談明悄悄聽去了。『他那裏知道，暗地裏有個展爺與他洩了底呢。先將他二人帶將下去，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。』

不知如何審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二十一回

第二十二回

金鑾殿包相叅太師
耀武樓南俠封護衛

且說包公審明談月，吩咐將黃寡婦母女三人帶上來。只見金香果然醜陋不堪，玉香雖則俏麗，甚是妖淫。包公便問黃寡婦：『你受了談月三百兩，在於何處？』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，只得吐實，稟道：『現藏在家中櫃底內。』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。將他母女每人撈了一撈，發在教坊司。母爲虔婆，暗合了貪財賣姦之意；女爲娼妓，又隨了倚門賣俏之心。金香自慚貌陋，無人聘取，情願身入空門爲尼。贓銀起到，賞了趙國盛銀五十兩，着他另行擇娶。談明素行謹慎，卽着他在通真觀

爲觀主。談月定了個邊遠充軍，候叅奏下來，質對明白，再行起解。審判已明，包公退堂，來至書房。此時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，請示。包公看了，又將談月的口供叙上了幾句，方叫公孫策繕寫，預備明日五鼓叅奏。

至次日，天子臨軒。包公出班，俯伏金階。仁宗一見包公，滿心歡喜，便知他病體全愈。急速宣上殿來。包公先謝了恩，然後將摺子高捧，謹呈御覽。聖上看畢，又有桃木人兒等作証，不覺心中輾轉道：『怪道包卿得病，不知從何而起。原來暗中有人陷害。』又一轉想：『龐吉你乃堂堂國戚，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？豈有此理！』想至此，即將龐吉宣上殿來，仁宗便將叅摺擲下。龐吉見龍顏帶怒，連忙捧讀，不由的面目更色，雙膝跪倒，惟有俛首伏罪而已。聖上痛加申飭。念他是椒房之戚，着從寬罰俸三年。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。立時叫龐吉當面與包公陪罪。龐賊遵旨，不敢違背，只得向包公跟前謝過。包公亦知他是國戚，皇上眷顧，而且又將他罰俸，也就罷了。此事幸虧和事的天子，纔化爲烏有。二人從新又謝了恩。

大家朝散，天子還宮。

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，便在內閣料理這幾日公事。只見聖上親派內輔出來宣旨道：『聖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。』包公聞聽，即隨內輔進內，來至修文殿，朝了聖駕。天子賜坐。包公謝恩。天子便問道：『卿六日未朝，朕如失股肱，不勝鬱悶。今日見了卿家，方覺暢然。』包公奏道：『臣猝然遭疾，有勞聖慮，臣何以克當。』天子又問道：『卿叅摺上，義士展昭，不知他是何如人？』包公奏道：『此人是個俠士。臣屢蒙此人救護。』便說：『當初趕考時路過金龍寺，遇凶僧陷害，多虧了展昭將臣救出。後來奉旨陳州放賑，路過天昌鎮擒拿刺客項福，亦是此人。即如前日在龐吉花園破了妖魔，亦是此人。』天子聞聽，龍顏大悅，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此人不獨與卿有恩，他的武藝竟是超羣的了。』包公奏道：『若論展昭武藝，他有三絕：第一，劍法精奧；第二，袖箭百發百中；第三，他的縱躍法，真有飛簷走壁之能。』天子聽至此，不覺鼓掌大笑道：『朕久已要選武藝超羣的，未得其人。今聽

卿家之言，甚合朕意。此人可現在否？」包公奏道：「此人現在臣的衙內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卿家將此人帶領入朝。朕親往耀武樓試藝。」包公遵旨，叩辭聖駕，出了修文殿，又來到內閣。料理官事已畢，乘轎回至開封，至公堂落轎，復將官事料理一番。退堂，進了書房。包興遞茶。包公叫：「請展爺。」

不多時，展爺來到書房。包公便將今日聖上旨意一一述說。『明早就要隨本閣入朝，參見聖駕。』展爺到了此時雖不願意，無奈包公已遵旨，只是謙遜了幾句：『惟恐藝不驚人，反要辜負了相爺一番美意。』彼此又敘談了多少時，方纔辭了包相，來到公所之內。此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已知道展爺明日引見，一個個見了，未免就要道喜。大家又聚飲一番。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乘轎，展爺乘馬，一同入朝伺候。駕幸耀武樓，合朝文武扈從。天子來至耀武樓，升了寶座。包公便將展昭帶至丹墀，跪倒參駕。聖上見他有

三旬以內年紀，氣宇不凡，舉止合宜，龍心大悅。略問了問家鄉籍貫。展昭一一奏對，甚是明晰。

天子便叫他舞劍，展爺謝恩，下了丹墀。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，將寶劍遞過。展爺抱在懷中，步上丹墀，朝上叩了頭。將袍襟略爲掖了一掖，先有個開門式，只見光閃閃，冷森森，一縷銀光翻騰上下。起初時身隨劍轉，還可以注目留神；到後來竟使人眼花撩亂。其中的削砍劈剝勾挑撥刺，無一不精。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衆人，無不暗暗喝采。惟有四勇士更爲關心，仰首翹望，捏着一把汗，在那裏替他用力。見他舞到妙處，不由的甘心佩服：『真不愧南俠二字。』展爺這裏施展平生學藝，着着用意，處處留心。將劍舞完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，復又朝上磕頭。見他面不更色，氣不發喘。

天子大樂，便問包公道：『真好劍法！怨不得卿家誇獎。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？』包公奏道：『展昭曾言，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。如今白晝，只好用較射的木

牌，上面糊上白紙，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，試他的袖箭。不知聖意若何？」天子道：「甚合朕意。」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，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。天子驗看，上面糊定白紙，連個黑星皺紋一概沒有，由不得提起硃筆，隨急點了三個大點，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，該立于何處任他自便。因袖箭乃自己鍊就的步數遠近，與別人的兵刃不同。展昭深體聖意，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，斜行約二三十步遠近，估量聖上必看得見，方叫人把木牌立穩。左右俱各退後。

展昭又在木牌之前，對着耀武樓遙拜。拜畢，立起身來，看准紅點，翻身竟奔耀武樓。跑來約有二十步，只見他將左手一揚，右手便遞將出去，只聽木牌上「拍」的一聲；他便立住脚，正對了木牌，又是一揚手，只聽那邊木牌上又是一聲「拍」；展爺此時却改了一個臥虎勢，將腰一躬，脖項一扭，從脇肢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，只聽得「拍」，將木牌打的亂幌。展爺一伏身，來到丹墀之下，往上叩頭。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，請聖上驗看。見三枝八寸長短的袖箭，俱各釘在硃紅點上，惟有

末一枝已將木牌釘透。天子看了，甚覺罕然，連聲稱道：『真絕技也！』

包公又奏：『啓上吾主。展昭第三技乃縱躍法，非登高不可，須脫去長衣方能靈便。就叫他上對面五間高閣，我主可以登樓一望，看的始能真切。』天子道：『卿言甚是。』聖上起身，剛登胡梯，便傳旨：『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，餘者俱在樓下。』便有隨事內監回身傳了聖旨。包公領班，慢慢登了高樓。天子憑欄入坐，衆臣環立左右。

展昭此時已將袍服脫却，繫縛停當。四爺趙虎不知從何處煖了一盃酒來，說道：『大哥且飲一杯助助興，提提氣。』展爺道：『多謝賢弟費心。』接過一飲而盡。趙爺還要斟時，見展爺已走出數步。楞爺却自己悄悄的飲了三盃，過來翹着腳兒，往對面閣上觀看。

單說展爺到了閣下，轉身又向耀武樓上叩拜，立起來。他便在平地上驚伏鶴

行，徘徊了幾步。忽見他身體一縮，腰背一躬，嗖的一聲，猶如雲中飛燕一般，早已輕輕落在高閣之上。這邊天子驚喜非常，道：『卿等看他，如何一展眼間就上了高閣呢？』衆臣宰齊聲誇讚。此時展爺顯弄本領，走到高閣柱下，雙手將柱一攙，身體一飄，兩腿一飛，「嗤」「嗤」「嗤」「嗤」順柱倒爬而上。到了柁頭，用左手把握住，左腿盤在柱上，將虎體一挺，右手一揚，作了個探海勢。天子看了，連聲讚『好』。羣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。又見他右手抓住椽頭，滴溜溜身體一轉，把衆人唬了一跳。他却轉過左手，找着椽頭，脚尖兒登定檀方，上面兩手倒把，下面兩脚攏步。由東邊串到西邊，由西邊又串到東邊。串來串去，串到中間，忽然把雙脚一拳，用了個捲身勢往上一番，脚跟登定瓦隴，平平的將身子翻上房去。天子看至此，不由失聲道：『奇哉！奇哉！這那裏是個人，分明是朕的御貓一般。』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，便就在房上與聖上叩頭。衆人又是歡喜，又替他害怕。

只因聖上金口說了一「御貓」二字，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號，人人稱他爲御

貓。此號一傳不知緊要，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漢，人人奇特，個個豪傑。也是大宋洪福齊天；若非這些異人出仕，如何平定襄陽的大事。後文慢表。

當下仁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，當日駕轉還宮，立刻傳旨：『展昭爲御前四品帶刀護衛，就在開封府供職。包公帶領展昭望闕叩頭謝恩。諸事已畢，回轉開封。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。展爺連忙穿起，隨着包興來到書房，與包公行禮。包公那裏肯受，遜讓多時，只受了半禮。展爺又叫包興進內在夫人跟前代白，就說展昭與夫人磕頭。包興去了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『夫人說老爺屢蒙展老爺護救，實實感謝不盡。日後還要求展老爺時時幫助相爺。給展老爺道喜。禮是不敢當的。』展爺恭恭敬敬連連稱『是』。包公又告訴他：『明早具公服上朝。本閣替你代奏謝恩。』展爺謝道：『卑職謹依鈞命。』說罷，退出，來到公所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。彼此遜讓一番，大家入坐。不多時，擺上豐

盛酒饋。這是衆人與展爺賀喜的。公孫策爲首，便要安席敬酒。展爺那裏肯依，便道：『你我皆知已弟兄。若如此，便是拿我當外人看了。』大家見展爺如此，公議共敬三杯。展爺領了，謝過衆人。彼此就坐。飲酒之間，又提起今日試藝。大家讚不絕口。展爺再三謙遜，毫無自滿之意，大家更爲佩服。

正在飲酒之際，只見包興進來，大家讓坐。包興道：『實實不能相陪。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來了。』衆人便問何事。包興道：『方纔老爺進內，吃了飯出來，便到書房，叫請公孫先生。不知爲着何事。』公孫暫向衆人告辭，同包興進內，往書房去了。這裏衆人納悶，再也測度不出是爲甚麼事來。不多會，只見公孫策出來。大家便問：『相爺呼喚，有何台諭？』公孫策道：『不爲別的。一來給展大哥辦理謝恩摺子；二來爲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，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，如失股肱。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才爲要。况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，宜加一科，爲國求賢。叫我打個條陳摺底兒，請開恩科。』展爺道：『這也是一件極好的

事。既如此，俗們吃飯罷，不可耽擱了賢弟正事。」公孫策道：「一個摺底也甚容易，何必太忙。」展爺道：「雖則如此。相爺既然吩咐，想來必是等着看呢。你我朝夕聚首，何爭此一刻呢？」公孫策聽展爺說得有理，只得要飯來，大家用畢。離席，散坐吃茶。公孫先生得便來到自己屋內，略爲思索，提筆一揮而就，交包興請示相爺看過，卽立刻繕寫清楚，預備明日呈遞。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帶領展爺到了朝房，伺候謝恩。衆人見了展爺，無不悄悄議論誇讚的。又見展爺穿着簇新的四品武職服色，越顯得氣宇昂昂，威風凜凜，真真令人羨慕之中可畏可親。

及至聖上升殿，展爺謝過恩後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。天子看了甚喜，硃批依議，發到內閣，立刻出抄，頒行各省。所有各處文書一下，人人皆知。

不識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二十二回

第二十三回

洪義贈金夫妻遭變——白雄打虎甥相逢

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，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。你道此人姓甚名誰？他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南安善村居住，姓范名仲禹。妻子白氏玉蓮。孩兒金哥年方七歲，一家三口度日。他雖是飽學名士，却是一介寒儒，家道艱難止于餬口。

一日，會文回來，長吁短嘆，悶悶不樂。白氏一見，不知丈夫爲着何事，或者與人合了氣了，便向前問道：『相公今日會文回來，爲何不悅呢？』范生道：『娘子有所不知。今日與同窗會文，却未作課，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，張羅起身。我

便問他：「如此的忙迫，要往那裏去？」同窗朋友道：「怎麼范兄，你還不知道麼？如今聖上額外的曠典，加了恩科，文書早已行到本省。我們尙要前去赴考，何況范兄呢。范兄若到京時，必是鰲頭獨占了。」是我聽了此言，不覺掃興而歸。娘子，你看家中一貧如洗，我學生焉能到得京中赴考呢？」說罷，不覺長嘆了一聲。白氏道：「相公，原來如此。據妾心想來，此事也是徒愁無益。妾身亦久有此意。我自別了母親，今已數年之久，原打算相公進京赴考時，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；一來相公赴考，二來妾身亦可順便探望母親。無奈事不遂心，家道艱難，也只好置之度外罷了。」白氏又勸慰了丈夫許多言語。范生一想，原是徒愁無益之事，也就只好丟開。

至次日清晨，正在梳洗，忽聽有人叩門。范生連忙出去，開門一看，却是個知己的老朋友劉洪義，不勝歡喜。二人攜手，進了茅屋。因劉洪義是個年老之人，而且爲人忠梗，素來白氏娘子俱是不迴避的，便上前與伯伯見禮。金哥亦來拜揖。劉

老者好生歡喜。遜坐烹茶。劉老者道：『我今來特爲一事，與賢弟商議。當今額外曠典，加了恩科，賢弟可知道麼？』范生道：『昨日會文去，方知。』劉老者道：『賢弟既已知道，可有甚麼打算呢？』范生嘆道：『別人可瞞。似老兄跟前，小弟焉敢撒謊。兄看室如懸磬，叫小弟如之奈何？』說罷，不覺悽然。劉老一見，便道：『賢弟不要如此。但不知赴京費用可得多少呢？』范生道：『此事說來，尤其叫人爲難。』便將昨日白氏欲要順便探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劉老者聞聽，連連點頭。『人生莫大于孝，這也是該當的。如此算來，約用幾何呢？』范生答道：『昨日小弟細細盤算，若三口人一同赴京，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十兩。一時如何措辦得來呢？也只好丟開罷了。』劉老者聞聽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『既如此，待我與你籌畫籌畫去。儻得事成，豈不是件好事呢。』范生連連稱謝。劉老者立起身來要走。范生斷不肯放，是必留下吃飯。劉老者道：『吃飯是小事，惟恐耽誤了正事。容我早早回去，張羅張羅事情要緊。』范生便不肯緊留，送出柴門。分別時，劉老者

道：『就是明日罷。賢弟務必在家中聽我的信息。』說罷，執手佯長而去。

范生送了劉老者回來，心中又是歡喜，又是浩然。歡喜的是，事有湊巧，浩然的是，自己艱難却又贅累朋友。又與白氏娘子望空撲影的盤算了一回。到了次日，范生如坐針氈一般，坐立不安，時刻盼望。好容易天將交午，只聽有人叩門。范生忙將門開了。只見劉老者拉進一頭黑驢，滿面是汗，喘吁吁的進來，說道：『好黑驢！許久不騎他，他就鬧起手來了。一路上累的老漢通身是汗。』說着話，一同來到屋內坐下。說道：『幸喜事已成就，竟是賢弟的機遇。』一壁說着，將驢上的錢鞮兒從外面拿下來，放在屋內桌上，掏出兩封銀子，又放在牀上。說道：『這是一百兩銀子。賢弟與弟婦帶領姪兒可以進京了。』范生此時真是喜出望外，便道：『如何用的了這許多呢？再者，不知老兄如何借來？望乞明白指示。』劉老者笑道：『賢弟不必多慮。此銀也是我相好借來的，并無利息；縱有利息，有我一面承管。再者銀子雖多，賢弟只管拿去。俗語說的好，「窮家富路」。我又說句不吉祥

的話兒，儻若賢弟落了孫山，就在京中居住，不必往返跋涉。到了明年就是正科，豈不省事？總是敷餘些好。」范生聽了此言有理，知道劉老爲人豪爽，也不致謝，惟有銘感而已。劉老又道：「賢弟起身，應用何物，亦當辦理。」范生道：「如今有了銀子，便好辦了。」劉老者道：「既如此，賢弟便計慮明白了，同你上街辦理行裝。明日極好的黃道日期，就要起身纔好。」范生便同劉老者牽了黑驢，出柴門，竟奔街市製辦行裝。白氏在家中，亦收拾起身之物。

到了晚間，劉老與范生回來，一同收拾行李，直鬧到三鼓方歇。所有粗使的傢伙以及房屋，俱托劉老者照管。劉老者上了年紀之人，如何睡的着；范生又惦念着明日行路，也是不能安睡。二人閑談。劉老者便囑咐了多少言語，范生一一謹記。

剛到黎明，車子便來，急將行李裝好。白氏拜別了劉伯伯，不覺淚下。母子二人上車。劉老者便道：「賢弟我有一言奉告。」指着黑驢道：「此驢乃我蓄養多年，因他是個孤蹄，恐妨主人，我今將此驢奉送，賢弟遇便將他賣了。另買一頭，

騎上京去便了。」范生道：「既蒙兄賜，不敢推辭。賣是斷斷不賣的。人生窮通有命，顯晦因時，皆有定數；豈在一畜？未聞有畜類而能妨人者。兄勿多疑。」劉老聽了，歡喜道：「吾弟真達人也！」范生拉了黑驢出柴門。二人把握，難割難捨，不忍分離。范生哭的連話也說不出來。還是劉老者硬着心腸道：「賢弟請乘騎，恕我不遠送了。」說罷，竟自進了柴門。范生只得含悲去了。這裏劉老者封鎖門戶，照看房屋。這且不表。

單言范生一路赴京，無非是曉行夜宿，饑餒渴飲，却是平平安安的到了京都，找了住所，安頓家小。范生就要到萬全山尋找岳母去，倒是白氏攔住道：「相公不必太忙。原爲的是科場而來，莫若場後諸事已畢，再去不遲。一來別了數年，到了那裏，未免有許多應酬，又要分心。目下且養心神，候場務完了，我母子與你同去。二來相別許久，何爭此一時呢？」范生聽白氏說的有理，只得且料理科考，投

文投卷。

到場期已近，却是奉旨欽派包公首相的主考，真是至正無私，利弊全消。范生三場完竣，甚是得意。因想：『妻子同來原爲探望岳母。場前賢妻體諒于我，恐我分心勞神。遲到至今，我若不體諒賢妻，他母子分別數載之久，今離咫尺不能使他母子相逢，豈不顯得我過于情薄麼？』于是備上黑驢，覓了車輛，言明送至萬全山即回。夫妻父子三人，鎖了寓所的門，一直竟奔萬全山而來。

到了萬全山，將車輛打發回去，便同妻子入山尋找白氏娘家。以爲來到便可以找着，誰知問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。范生不由的煩燥起來，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。原打算既到了萬全山，總然再有幾里路程，叫妻子乘驢抱了孩兒，自己也可以步行。他却如何料的到竟會找不着呢。因此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之上歇息，將黑驢放青艱草，自己便放開脚步，一直出了東山口，逢人便問，並無有一個知道白家的。心中好生氣悶，又記念着妻子，更搭着兩腿酸疼，只得慢慢踱將回

來。

及至來到青石之處，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只急得眼似金鈴，四下瞭望，那裏有個人影兒呢。到了此時，不覺高聲呼喚。聲音響處，山鳴谷應，却有誰來答應。喚穀多時，聲啞口乾，也就沒有勁了。他就坐在石上，放聲大哭。

正在悲恐之際，只見那邊來個年老的樵人，連忙上前問道：『老丈，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麼？』樵人道：『見可見個婦人，並沒有小孩子。』范生即問道：『這婦人在那裏？』樵人搖首道：『說起來凶的很呢。足下，你不曉得離此山五里遠，有一村名喚獨虎莊。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。此人凶悍非常，搶掠民間婦女。方纔見他射獵回來，見馬上駝一個啼哭的婦人，竟奔他莊內去了。』范生聞聽，忙忙問道：『此莊在山下何方？』樵人道：『就在東南方。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，那裏就是。』范生聽了一看，也不作別，竟飛跑下山，投莊中去了。

你道金哥爲何不見？只因葛登雲帶了一羣豪奴，進山搜尋野獸，不想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。虎見人多，各執兵刃，不敢揚威，他便跑下山來。恰恰從青石經過，他就一張口把金哥刁去，就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。正遇葛登雲趕下虎來，一見這白氏，他便令人駝在馬上，回莊去了。那虎往西去了。連越兩小峯。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，忽見猛虎啣一小孩，也是急中見識，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擊下去，正打在虎背之上。那虎猛然被斧擊中，將腰一塌，口一張，將小兒便落在塵埃。樵夫見虎受傷，便跳下樹來，手急眼快，拉起扁擔照着虎的後胯就是一下，力量不小。只聽吼的一聲，那虎躡過嶺去。

樵夫忙將小兒扶起，抱在懷中。見他還有氣息，看了看雖有傷痕，却不甚重。呼喚多時，漸漸的甦醒過來，不由的滿心歡喜。又恐再遇野獸不是當耍的，急急攙定小兒，先尋着板斧掖在腰間，然後提了扁擔步下山來。一直竟奔西南，進了八寶

村。走不多會，到了自己門首，便呼道：『母親開門。孩兒回來了。』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半白頭髮的婆婆來，將門開放，不覺失聲道：『噯喲！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回來？』樵夫道：『母親，且到裏面再爲細述。』婆婆接過扁擔，關了門戶。樵夫進屋，將小兒輕輕放在牀上，自己拔去板斧，向婆婆道：『母親，可有熱水取些來？』婆婆連忙拿過一盞。樵夫將小兒扶起，叫他喝了點熱水，方纔轉過氣來，「噯喲」一聲道：『唬死我了！』

此時那婆婆也來看視，見他雖有塵垢，却是眉清目秀，心中疼愛的不知要怎麼樣纔好。那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，說了一回。那婆婆聽了，又不勝驚駭，便撫摩着小兒道：『你是虎口餘生，將來造化不小，富貴綿長。休要害怕，慢慢的將家鄉住處告訴于我。』小兒道：『我姓范名叫金哥，年方七歲。』婆婆見他說話明白，又問他：『可有父母沒有？』金哥道：『父母俱在。父名仲禹，母親白氏。』婆婆聽了，不覺詫異道：『你家住那裏？』金哥道：『我不是京都人，乃是湖廣武昌

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。』婆婆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『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麼？』金哥道：『正是。』婆婆聞聽，將金哥一摟道：『哎喲！我的乖乖呀！你可疼煞我也！』說罷，就哭起來了。金哥怔了，不知爲何。旁邊樵夫道：『我告訴你，你不必發怔。我叫白雄。方纔提的玉蓮，乃是我的同胞姐姐。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。』金哥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你是我的母舅，他便是我的外祖母了。』說罷，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摟，也就痛哭起來。

要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二十三回

第二十四回

受亂棍范狀元瘋顛——貪多杯屈鬚子喪命

且說金哥認了母舅，與外祖母摟着痛哭。白雄含淚勸慰多時，方纔住聲。白老安人道：『既是你父母來京，爲何不到我這裏來？』金哥道：『皆因爲尋我外祖母，我纔被虎刁去。』便將父母來京赴考，母親順便探母……（此處文理不全）『是我父母商議定於場後尋找外祖母，故此今日至萬全山下。誰知問人俱各不知；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，爹爹出東山口找尋去了。就在此時，猛然出來一個老虎就把我刁着走了。我也不知道了。不想被母舅救到此間。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

甚麼地步，豈不傷感壞了呢？」說罷，又哭起來了。白雄道：「此處離萬全山有數里之遙，地名八寶村。你等在東山口找尋，如何有人知道呢？外甥不必啼哭。今日天氣已晚，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找尋你父母便了。」說罷，忙收拾飯食。又拿出刀傷藥來。白老安人與他搥塵梳洗，將藥敷了傷痕。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，百般

的哄他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白雄掖了板斧，提着扁擔，竟奔萬全山而來。到了青石之傍，左右顧盼，那裏有個人影兒。正在瞭望，忽見那邊來了一人，頭髮蓬鬆，血漬滿面，左手提着衣襟，右手執定一隻朱履，慌慌張張，竟奔前來。白雄一見，纔待開言。只見那人舉起鞋來照着白雄就打，說道：「好狗頭呀！你打得老爺好！你殺得老爺好！」白雄急急閃過，仔細一看，却像姐夫范仲禹的模樣。及至問時，却是瘋顛的言語，並不明白。白雄忽然想起：「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？」因說道：「那瘋漢，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便來。」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。

你道那瘋漢是誰？原來就是范仲禹。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，急急趕到獨虎莊，硬向威烈侯門前要他的妻子。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，到了夜間，說他無故將他家人殺害，一聲喝令，一頓亂棍將范生打的氣斃而亡。他却叫人弄個箱子，把范生裝在裏面，於五鼓時抬至荒郊拋棄。不想路上遇見一羣報錄的人，將此箱劫去。這些報錄的，原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，因見下處無人，封鎖着門，問人時，說范生合家俱探親往萬全山去了；因此他等連夜趕來。偶見二人抬定一隻箱子，以爲必是夤夜竊來的，又在曠野之間，倚仗人多，便將箱子劫下。抬箱子人跑了。衆人算發了一注外財，抽出繩槓，連忙開看。不料范生死而復蘇，一挺身跳開箱來，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。衆人見他披髮帶血，情景可怕，也就一閃而散。他便踉踉跄跄，信步來至萬全山，恰與白雄相遇。

再說白雄回到家中，對母親說知，背了金哥，急往萬全山而來。及至來到，瘋漢早已不知往那裏去了。白雄無可如何，只得背了金哥回轉家中。他却辭辛苦，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。從八寶山村要到城中，也有四十多里。他那管遠近，一直竟奔城中而來。到了范生下處一看，却是仍然封鎖，真是「乘興而來敗興而返」。忽聽街市之上，人人傳說：「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。」他一聽見滿心歡喜，暗道：「他既已中了狀元，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找尋，必是要有下落的了。且自回家，報了喜信。我再細細盤問外甥一番便了。」白雄自城內回家，見了母親備述一切。金哥聞聽父母不知去向，便痛哭起來。白老安人勸慰多時，方纔住聲。白雄便細細盤問外甥。金哥便將母子如何坐車；父親騎驢到了山下，如何把驢放青艸；我母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；我父親如何出東山口打聽；此時就被虎刁了去的話：說了一遍。白雄都一一記在心間，等次日再去尋找便了。

你說白雄這一天辛苦，來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十里，也真難爲他。只顧說他這

一邊的辛苦，就落了那一邊的正文。野史有云：『一張口難說兩家話』，真是果然。就是他辛苦這一天，便有許多事故在內。你道何事？

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，却是山西人開張。弟兄二人，哥哥名叫屈申，兄弟名叫屈良。屈申長的相貌不揚，又搭着一嘴巴扎煞鬍子，人人皆稱他爲「屈鬍子」。他最愛杯中之物，每日醺醺；因此又得了個外號兒叫「酒麴子」。他雖然好喝，却與正事不悞，又加屈良幫助，把個買賣作了個鐵桶相似，甚爲興旺。因爲萬全山南，便是木商的船廠。這一天，屈申與屈良商議道：『聽說新貨已到，樂子要到那裏看看。如若對勁兒，咱倒批下些，豈不便宜呢？』屈良也甚願意，便拿搭襪錢數子裝上四百兩紋銀，備了一頭醬色花白的叫驢。此驢最愛趕羣。路上不見驢，他不好生走，若見了驢，他就追；也是慣了的毛病兒。屈申接過銀子搭襪，搭在驢鞍上面，乘上驢，竟奔萬全山南。

到了船廠，木商彼此相熟。看了多少木料，行市全然不對。買賣中的規矩，交易不成仁義在。雖然木料沒批，酒餚是要預備的。屈申一見了酒，不覺勾起他的饞蟲來了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竟自樂而忘歸。猛然一抬頭，看了看天色已然平西了。他便忙了，道：『樂子還（含）要進（淨）城（沉）呢？天晚（萬）咧。（拉）天晚咧。』說着話，便起身作揖拱腰兒，連忙拉了醬色花驢，竟奔萬全山而來。

他越着急，驢越不走。左一鞭，右一鞭，罵道：『窪八日的臭屎蛋！』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老陽兒眼看着沒拉，你含合我鬧哩哩呢！』話未說完，忽見那驢兩耳一枝愣，「嗎」的一聲就叫起來，四個蹄子亂躡飛跑。屈申知道他的毛病，必是聽見前面有驢叫喚，他必要追。因此攏住扯手由他跑去，倒底比鬧哩哩（呆）強。誰知跑來跑去，果見前面有一頭驢。他這驢一見，便將前蹄揚起，連躡代跳。屈申坐不住鞍心，順着驢屁股掉將下來。連忙爬起，用鞭子亂打一回，只得揪住嚼

子，將驢帶轉，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。過來一看，却是一頭黑驢，鞍鞅俱全。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，放青艸草，迫促之際，將他撇下。黑驢一夜未吃麩料，信步由韁，出了東山口外；故在此處仍是啃青。

屈申看了多時，便嚷道：『這是誰的黑驢？』連嚷幾聲，並無人應。自己說道：『好一頭黑驢！』又瞧了瞧口，纔四個牙，臄滿肉肥，而且鞍鞅鮮明。暗暗想道：『趁着無人，樂子何不換他娘的。』即將錢鞵子拿過來，搭在黑驢身上，一扯扯手，翻身上去。只見黑驢迤迤迤迤，却是飛快的好走兒。屈申心中歡喜，以為得了便宜。

忽然見天氣改變，狂風驟起，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。此時已有掌燈時候。屈申心中躊躇道：『這光（官）景，城是進不去了。我還有四百兩銀（營）子，這可怎（咱）的好？前面萬全山若遇見個打悶（夢）棍的，那纔是糟（早）兒糕呢！只

好找個人（仍）家借個宿（休）兒。』心裏想着；只見前面有箇褡褳坡兒，南上坡忽見有燈光。屈申便下了黑驢，拉到上坡。來到門前。

忽聽裏面有婦人說道：『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。有把老婆餓起來的麼？』又聽男子說話道：『你餓着，誰又吃甚麼來呢？』婦人接着說道：『你沒吃甚麼，你倒灌喪黃湯子了。』男子又道：『誰不叫你也喝呢？』婦人道：『我要會喝，我早喝了。既弄了來，不知糴柴米，你先張羅你的酒！』男子道：『這難說，也是我的口頭福兒。』婦人道：『既愛吃現成兒的，索性明兒我掙了你吃爽利，叫你享享福兒。』男子道：『你別胡說。我雖窮可是好朋友。』婦人道：『街市上那有你這樣的好朋友呢？』屈申聽至此，暗道：『這個婦人，纔是薄哥兒們呢。』欲待不敲門，看了看四面黑，別處又無燈光，只得用鞭子敲戶道：『借光（官）兒，尋個休兒。』裏面却不言語了。

屈申又叫了半天，方聽婦人問道：『找誰的？』屈申道：『我是行路的，因天

黑（賀）了，借光（官）兒，尋個休兒。明兒重禮相謝。』婦人道：『你等等。』又遲了半天，方見有個男子出來，打着一個燈籠，問道：『作甚麼的？』屈申作個揖道：『我是個走路兒的。因天晚（萬）咧，（拉）難以行走，故此驚動借個休兒。明兒重禮相謝。』男子道：『原來如此，這有甚麼呢。請到家裏坐。』屈申道：『我還有一頭驢。』男子道：『只管拉進來。』將驢拴在東邊樹上，便持燈引進來，讓至屋內。

屈申提了錢鞞子，隨在後面。進來一看，却是兩明一暗，三間草房。屈申將鞞子放在炕上，從新與那男子見禮。那男子還禮，道：『茅屋草舍，掌櫃的不要見笑。』屈申道：『好說。』男子便問：『尊姓？在那裏發財？』屈申道：『姓屈，名叫屈申，在城（沉）裏鼓（故）樓大街（該）關着個興（心）隆（倫）木廠。我還（含）沒領（吝）教你老貴姓？（信）』男子道：『我姓李，名叫李保。』屈申道：『原來是李大哥，（過）失敬，失敬。』李保道：『好說，好說！屈大哥，久

仰，久仰。』

你道這李保是誰？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。後因包公罷職。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，因此將行李錢兩拐去逃走。每日花街柳巷，花了不多的日子，便將行李銀兩用盡。流落至此，投在李老頭店中。李老兒夫妻見他勤謹小心，膝下又無兒子，只有一女，便將他招贅，作了養老的女婿。誰知他舊性不改，仍是嫖賭吃喝，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。他便接過店來，更無忌憚，放蕩自由，加着李氏也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。不上一二年便把店關了。後來鬧的實在無法，就將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，又將房屋拆毀賣了拆貨，只剩了三間草房。到今日落得一貧如洗。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申前來投宿。

當日李保與他攀話，見燈內無油，立起身來向東間，掀起破布簾子，進內取

油。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：『方纔他往炕上一放，咕咚一聲，是甚麼？』李保道：『是個錢鞞子。』婦人歡喜道：『活該咱家要發財。』李保道：『怎見得？』婦人道：『我把你這傻鬼子！他單單一個錢鞞子而且沉重，那必是硬頭貨了。你如今問他，會喝不會喝？他若會喝，此事便有八分了。有的是酒，你盡力的將他灌醉了。自有道理。』

李保會意，連忙將油灌子拿出來，添上燈，撥的亮亮兒的。他便大哥長，大哥短的問話。說到熱鬧之間，便問：『屈大哥，你老會喝不會？』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，饑不可解，答道：『這們半夜三更的，那裏討酒喝（哈）呢？』李保道：『現成有酒。實對大哥說，我是最愛喝的。』屈申道：『對勁（忒）兒！我也是愛喝的。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朋（盆）友了。』李保說着話，便溫起酒來，彼此對坐。一來屈申愛喝，二來李保有意，一讓兩讓連三讓，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前仰後合。他把錢鞞子往裏一推，將頭剛然上枕，便呼呼酣睡。

此時李氏已然出來。李保悄悄說道：『他醉是醉了，只是有何方法呢？』婦人道：『你找繩子來。』李保道：『要繩子作甚麼？』婦人道：『我把你這獸爪日的！將他勒死，就完了事咧。』李保搖頭道：『人命關天，不是頑的。』婦人發怒道：『既要發財，却又膽小。鬆王八！難道老娘就跟着你挨餓不成？』李保到了此時，也顧不得天理昭彰，便將繩子拿來。婦人已將破炕桌兒挪開。見李保顫顫哆嗦，知道他不能下手。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，連忙上炕，繞到屈申裏邊，輕輕兒的從他枕的錢鞞之下，遞過繩頭，慢慢拴過來緊了一扣。一點手將李保叫上炕來。將一頭遞給李保，攔住了繩頭，兩個人往兩下裏一勒。婦人又將脚一登。只見屈申手脚扎煞。李保到了此時，雖然害怕，也不能不用力了。不多時，屈申便不動了，李保也就攤了。這惡婦連忙將錢鞞子抽出，伸手掏時，見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，滿心歡喜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單位	特 藏 組
來源	楊雲萍教授贈
登記	94. 8. 01



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



2450740